

蔡陸仙著

俠義江湖

趙茗狂評



上海南方書局印行

陸序

近代武俠小說尙矣。然欲求合武俠宗旨。具武俠精神者。殊未易覩。雖間有一二作家。善描摹頭角。究亦葉公之龍而已。焉能泰韶武正音。免瓦釜雷鳴之誚耶。吾友蔡子陸。仙。殫精國學。九流醫藥術數等書。靡不窮蒐博覽。洞幽抉奧。其胸襟之抑鬱不平。又嘗蘊發而爲文章。間爲武俠說部者。特強弩之末。殊不欲藉以鳴世焉。然卽以武俠說部觀之。則其飛揚詞藻。馳聘才志。固已如鳳之毛。如麟之角。雖吉光片羽。然亦得可窺其凡矣。綜其所著。如鐵血驚花飛劍游俠等書。無一不合真正武俠宗旨。無一不具真正武俠精神。雖事實間涉怪誕。然十九悉有所本。又皆寓有深意。實不足爲其詬病。而佈局結構之奇。行文立意之巧。近世說部。難與頡頏。又焉得不掀鬚眉。蕩神志。令讀者唾壺擊碎乎。頃又以俠義江湖稿見示。瀏覽一過。覺其開合生動。風雲岔湧。其能奮發民

族精神，抉剔宵小罪惡。尤足寒鬼胆而快人心。因知是作。固不僅以文字瞻麗勝也。

中華民國二十年五月五日青浦陸士諤序

張序

小說家言。往往失之怪誕不經。致遺人以面壁虛構之譏。蔡子陸仙運機雲才藻於稗官野史者有年矣。一篇將梓。爭睹爲快。考其所以能蜚聲如此者。無他也。樸茂之筆。副之以質實之事。迥非時下憑空臆造者。所能望其項背故耳。茲者又有俠義江湖之作。言事實則可泣可歌。論文章則亦莊亦諧。使非斲輪手。又何來如此佳構耶。承索序。因以是付之。識者得毋笑予爲唐突西子乎。

中華民國二十年五月一日張恂子序於海上

俠義江湖
張序

汪序

古人謂作書甚難。夫吾謂作經藝之書固難。而作稗官野史則亦難。何哉。經藝之書。不外乎根據理解。佐證詳明。而後其書卽可以名世。至於稗史一類著作。則必就其一人一事一境遇。一遭際。曲曲傳出。其人之心志。對境之苦衷。如腳踏實地。身歷其艱鉅者。然後可稱寫生中妙手。吾友蔡子陸仙亦俠烈中人也。生平工岐黃。精星術。海上遨遊。近二十載矣。而余之相見獨晚。每於風瀟雨晦。酒酣耳熱之時。論古今成敗事。洋洋灑灑。不下數十萬言。而一種精神澎湃。意氣雄豪。大有古烈士解衣磅礴之勢。是以存於中者。發於外。息之深者。達之躋。積廿餘年。目中之色。色形形。陸離光怪。世途荆棘之場。塵海風波之險。有爲雲林子所不能曲繪。屈靈均所不能傾訴者。特假管城子表而出之。而蔡子之胸襟已見。蔡子之志量已見。蔡子之不平抱負亦見。噫。俠義江湖。一說部。

耳。烏足重。余特重其布局之工整。構思之奇突。主意之拗曲。用筆之幻變。運詞之雄厚。足與耐菴公之水滸。並駕齊驅。有過之而無不及者。而後蔡子之翰墨傳。蔡子之學術傳。蔡之聲譽亦於是乎傳。

中華民國二十年五月三日黃浦汪景星序於龍華血花公園

陳序

機杼在手。則經緯理而錦紈成。然匠心苦矣。著小說何獨不然。蔡子陸仙之撰俠義江湖一書也。取名家筆錄爲機杼。於是乎成其經緯不素燦爛如錦紈之文。知之者謂其匠心太苦。不知者謂其因陳成文。余曰不然。吾華之文。至唐而稱大備。自唐以後。所用者莫非陳語。所襲者莫非腐典。宋之介甫。獨好標新。然所著述。遜於歐曾東坡矣。於以知文章之事。固不在乎因陳與否。要在乎運用得宜。位置自如耳。蔡子固深得是中三昧者。復何病。世有善作文者。深盼走而正之。茲因蔡子索序。爰略及爲文之法以歸之。時在民國二十年五月六日。

嘉興陳慰祖梧頌

俠義江湖 陳序

俠義江湖自序

做小說的確是一件難事。譬如完全根據歷史上去抄襲，不但使人看着缺乏興趣；並且於演義這兩個字的宗旨，是大相背謬的。那就無怪人們要說一句：『要求事實，只消看歷史，何必讀小說呢？』譬如單去嚮壁虛構，不據切實的事理，看官們又要批評一句，說是『怪誕不經』。這樣一來，小說家簡直左右做人難，光見吃力，又那會討好呢？

但是我們拿公正的眼光來批評，我國舊有的小說，富於歷史性的，像東周列國，三國演義，東西漢，隋唐等書，他們的確是有根據，有來歷的；然而他們又何曾平鋪直序，像歷史般的紀載呢？就是書中的人物，也未必沒有改頭換面，又何曾叫人就去拿他做信史讀呢？富於神怪性的，像封神，西游，可以說他是『怪誕不經』，然而把他仔細

的一攷證，又何嘗沒有根據，沒有來歷？就是完全沒有根據攷證的書，如西廂，紅樓，也有幾方面可以搜尋得出來歷和事實。至少總有幾分暗藏隱射吧。倘然不去夷攷其事實，那不就要替古人叫屈麼？

我們總以為小說，是能淘鎔人情性，能善於推衍而易引起人快感的，就可以說他是好小說。不但不擯斥神怪，並且事實愈離奇，情節愈曲折，愈能表演出小說的魔力。這種思想，並不是我們武斷，實在從前也有人說過。像方士虞初，已開這個先例。兩般秋兩盒隨筆也說：「小說起於宋仁宗時，太平已久，國家閒暇，日進一奇怪之事以娛之，名曰：『小說。』裴鏹著小說，多奇異，可以傳示當時，號為『傳奇。』這幾句話，說得何等的直截爽快，大概也可以證明小說不以奇離怪誕為唐突吧！

近代的武俠小說，說者每譏其怪誕不經，但從前說部中，近乎這類的紀載，像聶隱，紅線等等，其事跡離奇，恐怕更要有過之無不及哩！

宗旨純正的武俠小說，擴充其魔力，足以啓淪人的愛國思想，提倡人的尙武精神，絕不致引人誤入岐途。這不能把來與類似武俠小說，迷誘兒童的出版物，相提並論，我這篇說話並不是替近代做武俠小說的辨護，實地武俠小說，自有武俠小說的價值，絕不容盲批瞎評，吹毛求疵的一概抹煞。不過那些誨淫誨盜，畫虎類狗的作品，也絕不容他挂這武俠的幌子。

現在我又大胆提起筆來，寫這部俠義江湖，這部書，比從前的幾部著作怎樣！比近代武俠小說的價值怎樣？要請讀者拿銳利的眼光去批評他。但是我自己却很相信這部書的根據，思想，宗旨，情節，都能夠激起人類愛國尙武精神，恐怕在別部武俠說部中，絕不會有這樣的魔力哩！

同時我要連帶聲明，這部書並不是改頭換面的描寫。因爲其中有幾個主要人物，已彷彿在彭公案這部書中，露過頭角，然而攷據他的事實，却分毫沒有雷同的。我希望

望讀者們不要纏夾。

我這部書做成功，却費了不少的參攷時間。脫稿時本在十九年的一月六日，後來因爲自己尙有不滿意的地方，把他修改了好幾次，直到現在，才算完全脫稿。七星書店的主人，在出版前叫我做篇長序，我才約略寫這幾句話，把他介紹給讀者們。

廿，四，十六日蔡陸仙

俠義江湖內容之一班

溯自滿清入關。三百年來。肆其豺狼食肉野心。摧殘漢族。屠戮人民。不遺餘力。對殘明後裔。尤百計網羅。誅鋤殆盡。且復恣逞淫威。飽縱獸慾。以權奸爲爪牙。以宮闈爲艷窟。深宵裸逐。白晝聚麀。流惡無窮。書穢難盡。當時雖有許多奇人傑士。欲思以光復明社爲己任。無奈天心長惡。氣運難回。只有托身草莽。埋首蒿萊。作海外扶餘。奉殘明正朔。聯結健兒。縱橫湖海。爲興漢排滿之運動。盡鋤暴安良之厥心。其爲言曰。君雖異族。民猶吾民。保障清廉正直之官吏。則猶之保障吾人民。其爲害羣之馬。無論在朝在野。亦必盡誅之而不稍縱焉。噫。雖其恢復明社之志未伸。然大義已昭然若揭。偉績豐功。又焉容汨沒耶。茲由小說大家蔡陸仙君。參攷清代異史秘聞。採輯不下百餘種。用章回體例。纂成此書。題爲俠義江湖。其間人物之奇偉。事實之詭譎。情節之曲折離奇。文筆

之警醒流麗。黠綴之嫵媚生姿。亦莊嚴。亦滑稽。亦豪放。亦旖旎。讀之足以揚眉吐氣。大快人心。殊非尋常武俠說部。可與之頡抗。而又爲提倡革命。發揚國技之好書也。特爲摘其內容如次。

本書主旨

以宣傳革命。發揚民族精神爲第一意義。然其間。尤必以除暴安良爲一大主腦。故雖異族之官府疆吏。苟爲正直愛民者。亦必盡力扶助之。設爲害羣之馬。雖同派在所必誅。矧異族異派耶。此本書之宗旨正大。又與其他武俠諸作不同。

本書性質

本書性質。係綜合民族、歷史、政治、社會、國技、偵探、言情、軍事、俠義、各類而成。其設想之奇。立論之確。尤極盡排愁抒怨。借題發揮之能事。

本書之經緯

以恢復明社。排除滿人爲經。以除奸鋤惡。懲淫佑善。提倡國術爲緯。又以正人心。維風化。爲經緯中間之連貫。故其間雖千端萬緒。亦能使讀者首尾聯接。脈絡分明。是其組織處。別開生面。固已遠勝其他說部矣。

本書體用

以江湖奇偉人物。秘密結合會黨爲本書主體。以描摹個性英雄。發揚國技宗派爲作用。總期使是非得其正。議論得其平。藝術得其真。絕不作假面具欺人。使讀者被其顛預也。

本書取材

本書取材。以劍俠異聞。清代朝野秘史。天香閣叢鈔。清初宮闈秘史。虞初續志。海客談玄錄。煙霞錄。忠武記。八書爲最多。其書大半係清代禁版。故於事實詳載。尤信而有徵。

本書描寫

文筆警暢。如快刀斬亂麻。一掃抱泥帶水。冗長無味之弊。若夫月光劍氣。鬚影衣香。處處如生龍活虎。又能處處體貼入微。兒女英雄。都躍躍紙上。足令讀者軒眉舞色。拍案叫快不置。

本書結構

本書共一百廿回。分上下兩集。而事實之繁。人物之衆多。尤能首尾貫串。一氣呵成。誠百讀不厭之好書也。

本書人物

有殘明帝胄之大英雄。有儒林隱逸之大劍俠。有奇門隱遁之異人。有拔山扛鼎之勇士。有江湖草莽之奇人。有卑田乞院之俠丐。有翻江攬海之大盜。有飛空縮骨之巨寇。有隻身擒盜之縣官。有空拳縛匪之名捕。其外如俠女、神童、貪官、污吏、

土豪劣紳，無不應有盡有。五光十色，使讀者如人多寶林，如登山陰道，包管神搖舌咋，應接不暇。讀此一書，詎不勝讀其他武俠說部萬萬耶。

書參攷

本書參攷清人秘籍，以及各名家著述，不下百有餘種。費時三載，稿凡數易，始克告竣。且其中事跡，又絕不雷同。堪稱精粹縝密之巨著。雖未敢云空前絕後，實可稱洋洋大觀之傑構也。

上所摘錄，不過本書內容之大概。但已鳳窺片羽，豹睹一斑。吾知各界人士，自必爭先購閱全書為快焉。

俠義江湖

內容之一斑

六

異
俠
武
俠
小
說
香
艷

俠義江湖

全書目次

- 第一回 數宗派暢談內外功 習技擊巧遇修髯叟
- 第二回 珠光劍氣茅屋隱高人 水碧沙明湖濱窺大俠
- 第三回 賜鏢歸里握手贈言 擊楫中流揮金仗義
- 第四回 憔悴風塵名花遭浩劫 縱橫酒肆寒士遇知音
- 第五回 訪大道衡嶽求師 報深仇鄱湖挈眷
- 第六回 脫穎一朝揚眉成國士 報恩三世揮淚遣門徒
- 第七回 銅官山獨力鬥羣雄 李新村三英小聚會
- 第八回 心豪氣直要路懲凶 耳熱酒酣當筵角技

- 第九回 帖撒綠林金蘭成契友 鏢飛深院霜月探英雄
- 第十回 堂上謁清廉請君入囊 途中周急難行客解囊
- 第十一回 入酒肆巧逢白馬李 奪銀包義釋野鷄毛
- 第十二回 山嶺困騷狐冤家巧遇 風塵尋响馬俠士奇逢
- 第十三回 鎮五岳還銀說馬虎 北霸天仗義打張宏
- 第十四回 變尸身官民驚怪事 擒惡霸縣令判奇冤
- 第十五回 黃昏追刺客引玉拋磚 白晝顯冤魂驚心駭魄
- 第十六回 劫官銀巧計蛻金蟬 探賊巢先聲驚土棍
- 第十七回 古寺殪強人孤身救友 深閨盜盟嫂色胆包天
- 第十八回 斬凶僧初逢伍秋月 扮客商智捉陸觀雲
- 第十九回 射雁空山父師罹浩劫 橫舟野渡兄妹拜奇人

第二十回 柳青授首上谷村

蔣雄氣走沂州府

第二十一回 救清官三雄探地穴

尋巨盜兩俠走天涯

第二十二回 鄉愚不孝獸口捐軀

女俠豪情熊躡宴客

第二十三回 杯蛇弓影黑店佈疑雲

兔起鶻騰黃昏除害馬

第二十四回 奇丐炫奇收徒顯跡

惡僧怙惡較藝成仇

第二十五回 好身手酒筵驚盜寇

熱心腸客路賑鏢銀

第二十六回 嗜異味狠心剝肚腹

運神功赤手劈頭顱

第二十七回 巧口如簧因擒得縱

直心如矢仗義招尤

第二十八回 門楣羞玷學究怒衝冠

雲雨荒唐道人甘作繭

第二十九回 彈飛驚賊胆又結仇人

旅夜發婆心何來怪客

第三十回 換骨神工大盜送劍

劫人奇案名捕追蹤

第三十一回 琴堂屈膝縣令戲刁紳 棒喝當頭老翁逢俠吏

第三十二回 探尼菴深宵窺艷色 誑妖女借箸運奇謀

第三十三回 妖尼結果自溺愛河 淫賊採花巧投羅網

第三十四回 發妙論稱雄天馬嶺 掠美色縱火雙龍溝

第三十五回 少室山觀演達摩劍 真武嶺初訪太極拳

第三十六回 第五倫巧逢晏聖清 武萬年議救濮大勇

第三十七回 避禍落窮途烏龍鬧店 恃強掠艷色癩狗垂涎

第三十八回 鬼蜮囂張奸紳興大獄 風波起伏嬌女逐洪濤

第三十九回 宵闌誅酷吏俠士越半 旅邸遇神偷塞翁失馬

第四十回 接木移花智盜龍駒馬 僵桃代李氣走鴛鴦鍾

第四十一回 羣雄失陷烏龍山 二俠夜走章邱縣

- 第四十二回 伍秋月計取碧玉釵 陸錦楓巧斬白毛燕
- 第四十三回 古肆設奸謀商人指鹿 深宮傳穢史父子聚麀
- 第四十四回 魘魔買禍大內廢皇儲 春色撩人中宵劫宰輔
- 第四十五回 宮闈喋血太子捉姦 山寨救人英雄設餌
- 第四十六回 大俠報仇揚眉山寨 莽夫出醜曳尾泥塗
- 第四十七回 明月蕩輕舟神童劫客 白綾纏利刃神技驚人
- 第四十八回 遣門徒盜刀驚刺客 充好漢劫路遇鏢師
- 第四十九回 俠士乘龍喜逢舊雨 江村盜馬疊起風波
- 第五十回 山前却敵徒手搏戈矛 月下飛觴軒眉談肺腑
- 第五十一回 探古寺無意救門徒 走荒村有心誅惡道
- 第五十二回 咄咄異聞市中談虎 堂堂正氣鎮上除妖

第五十三回 靖妖氛昏夜燬淫祠 劫綵輿中途懲惡霸

第五十四回 盜印報私仇府衙寄柬 開筵款大俠水泊鏖兵

第五十五回 韓燈匣劍俠女逗風情 夜月荒村凶僧獵艷色

第五十六回 露頭角稚子稱雄 涉風濤神僧解厄

第五十七回 傳劍術矯矯運神功 破色界侃侃發妙論

第五十八回 石破天驚三雄鬪劍 狐羣狗黨衆志成城

第五十九回 越重垣山頭舉寶鼎 翻巨浪水面截艤幢

第六十回 橫行鬼魅如此江湖 大好河山同伸俠義

長篇香艷
武俠小說

俠義江湖

第一集

目次

- | | | |
|-----|-----------|-----------|
| 第一回 | 數宗派暢談內外功 | 習技擊巧遇修髯叟 |
| 第二回 | 珠光劍氣茅屋隱高人 | 水碧沙明湖濱覓大俠 |
| 第三回 | 賜鏢歸里握手贈言 | 擊楫中流揮金仗義 |
| 第四回 | 憔悴風塵名花遭浩劫 | 縱橫酒肆寒士遇知音 |
| 第五回 | 訪大道衡嶽求師 | 報深仇鄱湖挈眷 |
| 第六回 | 脫穎一朝揚眉成國士 | 報恩三世揮淚遣門徒 |
| 第七回 | 銅官山獨力鬥羣雄 | 李新村三英小聚會 |
| 第八回 | 心豪氣直要路懲凶 | 耳熱酒酣當筵角技 |

第九回 帖撒綠林金蘭成契友 鏢飛深院霜月探英雄

第十回 堂上謁清廉請君入甕 途中周急難行客解囊

長篇香艷
武俠小說

俠義江湖

第一集

雲陽

蔡陸仙著

吳興

趙茗蕓評

第一回

數宗派暢談內外功

習技擊巧遇修髯叟

我國的技擊。發源最古。當戰國時。越王勾踐伐吳。聘南山的處女教劍。技擊學便流傳於世。後來分做劍術。武功兩派。唐代的劍俠。像空空、隱娘一類。皆其嫡派。至於武功一門。起初並不為世所重。直到六朝梁武帝的時候。神僧達摩一葦東來。因與武帝意旨不洽。就往嵩山少林寺參修。面壁九年。影入石壁。他這樣苦行精進的毅力。不但令我們震驚。實亦可算得是武術派中的上上奇人哩。那達摩祖師。他自己既然這樣苦行孤詣。不消說得。那明心見性的功

第一回

數宗派暢談內外功

習技擊巧遇修髯叟

一

夫和那精氣神統馭會一的妙理。自然完全領悟出來。他就從智慧中生。出慈悲。深恐後來修煉的人。沒有他這樣的毅力。那身軀肉體。支持不下這樣的苦楚。難免就要半途廢輟。浪棄前功。豈不深爲可惜麼。（悲天憫人。爲俠義文字開端。筆力極有幹旋。）於是他便創了一種易筋經八段錦的工夫。教人先把體魄煅練得健全。然後再去。做內功。修煉。方才能夠由粗入妙。從相顯真。化實入虛。由無顯有。以合於西來第一義諦。（盲修瞎練者。豈能契此神理。）他的衣鉢流傳。只到第六代慧能祖師。便無人再替接下去。可是這六代的祖師。却都是隨緣契化。並沒一個居住嵩山。那嵩山上的那些行者頭陀。雖然也承接餘緒。却已並不是祖師的真正家風。不過能在這裏頭研究悟解。別有心得。把祖師的傳授。又演出一百零八路的羅漢拳來。（溯流窮源。明白暢曉。絕不落尋常窠臼。）從此這嵩山少林寺的武功。又分做內外兩派。內功卽是從八段

錦坐法入手。外功就是從拳法入手。再從一百零八手拳。化做棍法。以後花色名目愈演愈繁。少林拳棒。便成爲武術的正宗。現在我們練武功的人。只曉得少林是外功。武當是內功。那裏曉得少林的內功。更要超過武當之上哩。話雖這樣說。但是少林由打從拳棒功夫。日趨日繁。那研究內功的人。便日見稀少。到了後來。要想法去尋覓內功卓絕的人物。簡直就像鳳毛麟角。那末。又那得不讓武當派獨樹一幟呢。（語似惋惜。却亦暗寓褒貶。）到了宋朝時候。有幾個大儒。因爲他們窮究性理。討論術數。便把那些禪宗語錄。也拿來堆砌案頭。做他們的參攷資料。居然能夠直契心源。反得着了正宗衣鉢。却把少林正派的內功武學。獨自竊據了去。像那鼎鼎大名的朱熹。他便是武術當中的神功矯矯的人物。不過他們不肯輕易顯露身手。曉得他們的人不多罷咧。（忽而禮忽而儒。筆法兔起鶻落。騰綽可愛。）看官。要曉得。並不是作者硬要牽扯他們。

大概這件事。研究宋學的人。恐怕沒有一個不曉得哩。後來研究宋學的一天。多似一天。那神功的武術。也就愈傳愈廣。就像那個明朝的姚江王先生。他的那班及門高弟。沒有一個不精通武學。所以他老先生領兵剿滅宸濠。就能夠克日擒伏。豈不就是他手下的這班健兒的本領麼。到了明末清初。那個江永老先生。也是承接他的衣鉢。還有那個李二曲先生。以及我們醫界儒林的秦斗傳春主。徐泗溪。誰不是氣馭蛟龍。手搏犀象。人家只見他們岸然道貌。並不識他們蓋世神勇。他們格外是大智若愚。深藏若虛。也輕易不肯輕露色相。把這工夫傳授別人。果然這樣。倒也罷了。又那裏曉得。却偏偏應了一句俗語。叫做春色滿園關不住啊。你道爲何。原來他們雖然不肯輕授非人。可是他們的那班弟子。却早替他們一古攏兒宣傳出去。就平添了不少的草莽英雄。來做我這部俠義江湖的資料。（如此收束。却亦大奇。）看官要曉得。俺這部書中

所寫來的幾個出色驚人的豪傑。他們的姓名。已然在坊間所出的彭公案施公案。這兩部書中露過頭角。小子也並不是喜歡剽竊。來把這舊案重翻。不過太嫌做這兩部書的人。見聞不廣。語焉不詳。不但埋沒了書中的幾個人。才並且還污蔑了我們的神聖國技。那還容俺不替他們來辨正的嗎。閒話剪斷。書歸正文。却說浙江紹興府地方。有一個會稽山。那山形勢蜿蜒。爲全省山水最清秀的地方。山下有一個村落。名叫毒虎村。怎樣叫這個名兒呢。因爲這村中。有一個大豪富的人家。這人姓黃。名叫黃左弼。他祖上本是四川的一個巨商。因往江南來貿易。發了一筆橫財。就移家到了紹興。傳到黃左弼手中。格外就高田接壤。夏屋連雲。差不多紹興一府。就要算他是個首富。那黃左弼的爲人。雖然豪俠慷慨。不過他有一件最不好的脾氣。就是恃強好勝。倚仗着他有錢有勢。勿論什麼事體。偷然和人家爭較起來。他那怕化成千累萬的銀子。只要

把自己的場面繃轉。至於別人的傾家蕩產。他却毫不在意。（此等行徑。何異土豪。所以結果必致覆滅。）因此人家都畏怕他。就替他這村落。取了個名頭。叫他做獨富村。這獨富和毒虎兩字同音。表面雖是恭維他。稱頌他是個獨一首富。暗地裏却是罵他。其毒如虎。並且獨富兩個字。却不及毒虎兩字的意義。令人聽着容易了解。因此大家就老實不客氣。稱他做毒虎村了。這黃左弼有一個兒子。名叫黃三泰。也是生成一副豪俠的肝腸。綽有父風。（可謂虎父無犬子。一笑。）他到了十歲以外的年紀。就相信要拳使棒。並且好勇鬪很。又是天生的一股勇力。却沒有人不懼怕他。黃左弼看見三泰喜歡練武。就索性不去叫他讀書。却聘請了幾個拳棒教師。到自己家中來。教授三泰的武藝。在黃左弼的意思。不過想叫三泰學習幾路看家拳。好保守着這份家業。並不是希望他去奪取功名。圖上進的。那黃三泰長到十六歲的時候。居然各種武藝。

已經練得有些根基。他那村前就是一座廣場。到了黃三泰高興的時候。他就跑到這個廣場上來。那些農民佃戶的子弟。都圍攏過來。看着他賣弄本領。有的就說。公子爺的拳打得好。再練一套給我們開開眼界吧。有的說。少爺棍法真純熟。也練一路給我們見識見識吧。這個說。少爺耍刀。那個說。公子舞劍。這班人鬧得烏煙瘴氣。把黃三泰一纏。黃三泰就快樂得心花開放。便一樣一樣的施展出來。那班人都曉得他的脾氣。就格外的趨奉他。三泰看見這班人當中。有幾個精強力壯的少年。便也叫他們練習些武藝。好和自己撲跌着頑耍解悶。（一派兒戲。可見他所練。全不是真實功夫。）這一天。黃三泰又和這班笨牛似的小子。到廣場上來耍練拳腳。內中有一個名叫小毛龍的。就說道。少爺看我來練一套吧。他說着。就又開兩腿。兩手提了一提勁。矮着半截身子。鵝行鴨步的。在場中環繞了一周。忽地兩手拿住一付石担。用力向上舉起。過頭

不到三寸。早就面赤頸脹。臭汗滿身。攢下石担。喘息了一陣。這才笑道。你們看見嗎。除了少爺。恐怕也沒有第二個。能拿得起來呢。（明明獻醜。還要說大話。真是不要嘴面。）衆人看見都喝了聲好。倒底是毛大哥。跟少爺練得不錯。我們着實的佩服。話言未了。忽然人叢中。又跳出一個後生來。說少爺也看我來練吧。黃三泰一看這人。禿頂短腮。名叫爬山虎焦二。就笑着道。你這小子。也要來賣弄麼。好好好。你有能爲。就使出來。大家看看吧。那焦二就笑嘻嘻的。向廣場當中一站。說了聲獻醜。就拉開架式。打起一套四平拳來。他這套四平拳。實在可叫做四不平。怎樣叫做四不平呢。因爲他的踵高趾低。臀高膝低。肩高背凸。眼慌手亂。所以就叫他做四不平。那焦二把一套四不平的拳使完。自己洋洋得意的說道。你們大概瞧見了吧。這套拳。名叫獅子大搖頭。是少爺的一手看家拳。被俺偷學得來的。今天使給你們看。也叫你們開開眼界哩。（當面扯

說全不怕害臊。黃三泰一聽焦二這樣大吹大擂。不由的一陣哈哈大笑。說道：好小子。快給俺滾開。待小爺子來練給你們看吧。說罷。就甩去外面的長袍。將束腰帶緊了一緊。擡起兩臂。走到廣場邊。托地下擱置着的一個大碌碡。兩手這一托。就高高的舉了起來。（石担焉能望其項背。一笑。）繞着廣場走了一個大圈。却面不改色。把碌碡放了下來。看得衆人不由的喝了一聲彩。三泰跳到場中。雙足立定。先使了一個架式。然後平舒兩臂。穩抱雙拳。護胸兜腎。擦地擎天。左三右七。前進後退。輕靈如落葉。矯捷賽猿猴。將八八六十四手八卦拳。一氣演完。氣平神靜。面色沒有改變分毫。看得衆人都瞪目咋舌。頓時廣場上。就劈劈拍拍的闐起了一陣掌聲。（不知比較看四平拳的眼界怎樣。）三泰呵呵的狂笑道。這又算什麼呢。（其眼底無人可知。）你家少爺。練功夫練到精深的時候。可以用不着使拳足。也可以辟易萬人。就連拔山扛鼎。也算不

得甚麼希罕。歇一天再叫你們見見世面吧。（也是愛說大話，無怪眼前就要坍台。）正說着，忽然從山前飛起一陣烏鴉來。這時候正是斜陽滿地，楓葉飄零。那烏鴉啞啞叫着，却要尋覓他們的舊巢。黃三泰就一哈腰，在地下揀了一塊石子，對着衆人說道：你們看看吧。俺拿石子把這鴉打幾隻下來。少停煮着下酒罷。說着就一揚手，把石子擲向半空。果然有一隻烏鴉在半空打了一個轉身，就摔落下來。（看他有這點能為，難怪要說大話。）衆人正待喝彩，那知人叢中早走出一個修髯龐眉的老叟來，對着三泰，用手一指，冷冷的笑道：這樣的本領，也要想逞能嗎？這鴉且送給老夫下酒。你有能為，再打兩隻給俺看看吧。說着一俯身，就把那鴉拾起，拔步就要飛跑。那黃三泰的脾氣，是從不受人欺侮的。現在看見這老頭兒把鴉搶走，又說話這樣的奚落他，那一股無明怒火，那裏還按捺得住。就縱身追上，喝道：該死的老賊，敢到這裏來撒野麼？不

給你看點顏色。也不曉得你家小爺子的厲害呢。說着就拔步追。叟走的真快。一轉眼便離開了這個廣場。（分明不是常人，可惜他沒有覺悟）黃三泰大叫道：你這老兒走的不算好漢。你敢站住。和你家小爺比拚麼？那老叟就撥轉頭來，呵呵的笑道：好好。要比拚。俺倒情願領教。可惜這地方的場所太狹小。你敢跟俺到前面山崗上去比拚麼？三泰大怒，就蹤步追了上去。又走了一程。他看見那老叟的脚步已漸漸的鬆慢。他心中大喜，就把脚步提緊。往前一追，說也奇怪，他愈追的急，那老叟却愈走得慢。可是二人總約莫距離一丈多遠。再也莫想追趕得上他。直把個性如裂火的黃三泰，搯得大汗淋漓，渾身盡濕。（不知火氣可曾澆壓下去麼？一笑）暗想：這老兒一定不是個善類。說不定却有點本領。俺不要僅管追下去，却要上他的當哩。（心中未嘗不乖巧，可惜却沒有忍耐的工夫）想罷，就止住了脚步不追。那老叟見他不追。

又撥轉身來笑道。你爲什麼好端端的又不追呢。想是擋得乏了。也罷待俺也休息一會。等着你再走吧。三泰大怒道。老匹夫。俺今天不拿住你。碎尸萬段。怎出俺胸中的惡氣。那老叟道。好好好。俺就看你的本領吧。三泰往前一追。又把那老叟追遠下去。眼前就是一座高崗。跳上崗去。一轉眼。那老叟已不見了。三泰心中又是憤怒。又是着急。看看天色已昏暗下來。這山崗上只有蕭蕭林木。並沒有一個人家。有心要想尋路回家。一來已走岔了路徑。天光一黑。再也無從辨認。二來委實被這老頭兒侮弄。蹙着這一肚皮的氣。却沒有地方去發泄。（真是進退兩難。哭笑不得。這當豈不上得忒厲害麼）只得就在一塊大石頭上。坐了下來。雙手揉着肚皮。兀自發恨。那深秋的天氣。一到傍晚。就涼風瑟瑟。砭人毛髮。何況三泰。又是脫去外面的單衣。（照應練拳腳時的閒筆。點綴精細）剛才又累了一身大汗。此刻被風一吹。不禁有些索索的抖戰起來。他

忽然一抬頭。只見樹林中。隱隱透露出一點燈光。心中暗喜道。原來那裏却有
人家。俺何不尋找過去。向他們尋覓一些火種。問明了路徑。却好回家。他就順
着這一點亮光。穿過好幾重林木。那火光便從這地方透露出來。近前仔細一
看。原來是一座破廟。兩扇門却半掩着。神座前點着一枝巨燭。那火光就是打
從這巨燭發射出來的。三秦尋思。這裏面沒有和尚。也定然有個廟祝。不然。那
有人點這枝巨燭呢。（揆情度理。我亦謂然。）想着。就側身從廟門中擠攔進
去。（妙筆如繪。正爲烘托下文。）方欲跨上殿階。驟然聽得有人大喝一聲道。
何處的偷兒。敢到這裏來竊食麼。（妙妙。可見廟中除飲食外。亦非此公所有。）
這聲音响如巨霆。三秦被他這一喝。不覺渾身筋骨都驛緩下來。跌坐在階石
上。分毫不能動彈。裏面走出一人。正是方才的那個老叟。（聞聲已足喪胆。况
見其面。又那得不震懼呢。）早把三秦又嚇矮了上半截。（妙妙。倒是下半截

便宜，不曾受着驚嚇。）自己尋思：這番再休想活命，只得厲聲說道：「你這老兒，究竟和俺有什麼仇怨，却把俺哄騙到這地方來，傾害於俺，倒要請你說一個明白。俺黃某却是個英雄，視死如歸，毫不懼怕，要殺要剮，就聽憑你擺佈吧。」（硬起頭皮，倒底還算英雄。）那老叟一聽他的說話，不禁哈哈大笑道：「俺和你並沒有什麼仇隙，又何嘗要害你的性命呢？俺本是特地來搭救你的，因為你的氣性高傲，恐怕你不肯聽從俺的說話，故所以把你引到這地方來，好和你說明。現在你已經受冷挨餓，快點跟俺進殿去，先喝一杯壓驚酒，煖煖肚腹吧。」（可謂君房下筆語妙千秋。）說着，早一把把三泰拉起身來。三泰便自己覺得渾身氣力復原，曉得這老兒決不是常人，料想他這樣說法，決然沒有歹意，就跟着他走進殿去。只見殿上一張破舊的香案，上面擺着許多熱騰騰的酒，着安放兩付杯筷，兩張破机凳，支攔着。那老叟就叫他坐了下來，替他篩了。

一大杯酒。三泰接過來喝了。老叟自己也乾了一杯。就用手指着一隻肴饌笑道。這就是剛才你打的那隻烏鴉。現在却把他煮熟。正好下酒哩。三泰大驚。暗說這老兒的手段。怎樣會這樣神速。剛才俺一路追他。並沒見他離開。怎麼一會功夫。就會烹調得這樣精緻呢。他這樣一想。就格外相信。這老叟一定是個極有本領的高人。就立起身來。撲通向他跪了下去。說道。你老人家。原來是一個塵中的異士。世外的高人。只恨俺有眼不識泰山。剛才多多冒犯。求你老人家寬容。不要和俺計較吧。（到此刻方才真心屈伏。可見傲氣却不易馴帖。）

那老叟一把扯住他道。起來罷。這點點事體。何用行這樣的大禮哩。俺告訴你聽吧。你眼前要不離開故鄉。就免不了有殺身的大禍。俺是特地奉師命來搭救你的。你倘然相信。俺就帶你回去。要不然。俺也管不了你的事。說不定。你這早晚回去。還有你的仇人。等候着你哩。（這句並非恐嚇他。蓋不說明。却不能

使他決意同走。黃三泰一聽他的說話。曉得他不是欺騙他的。倘然自己回去。果真遇着有本領的仇人。那豈不是白白的送掉了性命嗎。只得說道。你老人家叫俺跟隨同去。俺心中倒也願意。但不知你老人家和你那老師父的姓名。請你先告訴給俺聽。究竟叫俺跟隨到什麼地方去。也好叫俺自己有個斟酌。或者先送個信給俺的父親。免得他們牽腸掛肚。你老人家看這樣辦法。行不行呢。未知那老叟說出什麼話來。且閱下文。

評曰。黃三泰之遇老叟。初僅識其侮弄。及至廟中一喝。五體皆僵。方意爲必遭毒手。孰料一轉瞬間。翻爲座上客耶。又孰料執己之人。竟爲援己者。其事跡恂恂迷離。其文筆出奇入幻。所謂鬼斧神工。別開蹊徑焉。

第二回

珠光劍氣茅屋隱高人 水碧沙明湖濱窺大俠

却說那老叟一聽黃三泰的說話。就連連搖着頭道。不行不行。俺不是剛才和你說過的嗎。這時候。你要回家去說不定。你的仇人已然在那裏等候着。你去豈不是白白的送了性命。並且你的那仇人的本領極大。連俺也不是他的對手。還是俺就帶着你走吧。俺師父和俺的姓名。以及住居的地方。這時候也不便告訴你。橫豎你將來總會明白的。辰光已不早。俺們快些喝完了這酒。趕着走路吧。要等到天光一亮。俺就要受師父的責備哩。黃三泰聽他這樣一說。果然不敢再說。一邊吃着酒。一邊心中納罕。但到底猜想不出。自己有什麼仇人。却有這樣的大本領。要來害他。（豈但黃三泰猜想不出。恐怕連讀者也要如墮五里霧中哩。）橫豎這老兒絕不會有什麼歹意。他說天光一亮。就要

受師父責備。估量着他那地方。一定離開這裏。並不過遠。且到那裏去一趨。三兩天就趕回來。這有什麼要緊哩。他想罷。也就登時高興起來。他二人頃刻如風捲殘雲似的。把所有的酒肴。通通吃完。那個老叟站起身來。用手一駕黃三。秦肱膊。說道。走罷。二人就舉步如飛的。出了廟門。這時候。天光漆黑。全不能辨認山路高低。三秦耳邊。只聽得呼呼的風响。走了大半夜。那天光已經略略放曙。那老叟便把黃三。秦放了下來。說。快要到了。你且坐着休息。一會再走吧。三秦一看。原來眼前却是一座高山。榛莽叢雜。只通樵徑。這時候。他也不曉得走了多少路程。只覺得兩腿異常的痠楚。心想。大概已走了百十多里路吧。要不然。那會這樣吃力哩。百十多里。那知還是個零數。黃三秦幾曾見過這世面。只得在一塊大石上坐了下來。說道。請問你老人家。這裏還是紹興府地界嗎。那老叟不由的嗤得一聲笑道。你要問嗎。俺告訴你吧。這裏已是安徽廬江府。

地面。這座山。名叫北峽山。離開紹興府。已約莫一千多里。俺曉得你出門。走這樣的路遠。大概還是第一次呢。三泰一聽這話。似乎有些不大相信。便道。你老人家莫哄騙俺罷。俺們不過走了這一夜工夫。任憑怎樣快速。那裏能夠走一千多里路呢。（豈但他不信。就連讀者也要懷疑。）那老叟笑道。罷罷罷。你真是一個井底之蛙。那識其中的玄奧。這時候你也不必多問。且跟俺上山去。叩見師父吧。那三泰就跟着老叟。上了這座高山。轉過幾條羊腸曲徑。便覺山路逐漸平坦。只聽得松風謾謾。流水淙淙。繞過一條山溪。便露出幾椽竹籬茅舍。臨水柴門。幽雅絕俗。（如此佳境。那得不隱高人。）那老叟把黃三泰領到竹籬邊。就對他說道。你且在這裏等候着吧。等俺先去見過師父。再來喚你。三泰點頭答應。那老叟便走進了籬落。三泰獨自一人。在籬落邊逡巡了好一會。就隱隱聽得裏面。琴聲琤琤。响裂金石。忽然鏗的一聲。那琴聲便停止了。就由柴門

內走出一個了角的小童來探頭向外面望了一望。看見三泰便招着手道：你進來罷。師父叫喚你哩。三泰就跟着道童走進那個籬落。那柴門裏面仍有一個小院。種着藥苗。栽着花草。曲徑通幽似的。便見有一個草堂。在黃三泰心中忖度着。總以爲這個師父一定也是個鬚髮皤然的老叟。（見其徒想見其師）那知一走進草堂。只見裏面坐着一個儒雅溫文的少年。和一個綠鬢朱顏的女子。到把黃三泰吃了一驚。正要開言。問老師父何在。就聽得那個女子笑吟吟的說道：你不認識我嗎？我是你的姑母瓊英。又指着那少年說道：這是你姑丈白玉蟾。（黃瓊白玉可謂一對璧人）你快些過來見禮罷。黃三泰兩眼望着他二人。怔了一會。見他們雖然悅色和顏。但都露着弈弈的神采。隱隱的殺氣。令人望而生畏。不由的自己就雙膝直跪下來。（可見却是劍俠一流）那少年笑道：好好好。這孩子倒有點骨格。大可造就哩。說着就一擺手。叫他站起

身來。黃三泰只得叩了一個頭。站立着問道。請問二位師長。倒底是什麼人。俺生平並沒有姑母。也從未曾聽得家中提起。有姑母這一門親戚。莫非二位師長錯認了弟子吧。黃瓊英笑道。你不曉得。這却難怪。現在你既然到這裏來。你且安心住着。待俺慢慢的告訴給你聽吧。（仍舊不對他說明妙妙）說着。就聽得白玉蟾高喚道。郝龍何在。忽然轟雷似的應了一聲。就見方才的那個老叟。站立在面前。朝上欠身唱諾。白玉蟾就指着黃三泰。對他說道。你且領他去學習一點能爲。看他的根基智慧如何。然後再領他來見我。郝龍連應了幾個。是就挽着黃三泰的手。步出草堂。直向山後而去。原來山後另有幾間石屋。黃三泰跟着那老叟。走了進去。只見裏面。牙籤滿架。羅列着左圖右史。那老叟面朝南向坐定。却叫黃三泰坐在他側面。取了幾本周易。及河圖洛書。教他習讀。（妙妙不料絕頂本領。却向此中探討。）閒着就和他講解。却不準他出石屋。

一步。黃三泰本來從小就不喜歡讀書。一見這勞什子。早就脹得頭腦子生疼。更那裏能夠領悟。一連十多天。郝龍見他沒有絲毫興趣。只得又取出幾部韜略遁甲奇門等書。和他討論研究。那黃三泰仍舊聽不出一些頭緒來。那老叟唉了一聲道。可惜你根基這樣淺薄。却辜負俺師父的一片苦心也罷。你就單練着坐功罷。果然從這天起。郝龍却不再給他書看。只叫他練那打坐法子。那郝龍却每天走出那個石屋。只把黃三泰一人關在裏面。每日三餐。却有小童來送給他吃。飲食倒也豐腴。只不過不能離開石屋一步。黃三泰本來稟性極其暴躁。現在却把他禁在這石屋當中。心中那裏拴牢得住。（由動入靜。自是第一步吃緊工夫。笑他那會就能領略呢。）幾次三番。想偷着走了出來。叵奈這石屋的門。雖沒有關鎖。却像千門萬戶。鐵壁銅牆。再莫想逃走得。也只得耐着性子。每天在裏邊埋頭枯坐。（四字妙絕）那郝龍也不時的走了進去。

和他講究些坐功的本領。又和他把姿勢矯正。這樣的兩三個月功夫。黃三秦倒也有些進步。不過仍舊得不着真正的妙理。他就向郝龍說道。俺到這裏來。也有半個多年頭。不但不曾習學着一點能爲。還把素有的拳棒工夫。通通荒廢。這豈不是太沒有興趣嗎。（真實功夫。那能便有興趣。）郝龍笑道。原來你費了幾個月打坐的功夫。還沒有曉得妙用呢。俺且說給你聽。大凡做功夫的人。本來有內外兩派。這兩派中。總以內功做基礎。沒有做過內功的人。任憑外功的拳棒。練得怎樣精熟。總不能持久。一遇內功會家。簡直就要縛手縛足。分毫不能施展。你從前所練的工夫。不過是些花拳浮力。（四字批評切當。恐怕近代拳家。多數要蹈此弊。）分毫不切實用。還夠不上談到外工哩。（一語道破。真是貽笑大方。）黃三秦道。這樣說來。俺聘請那班師父。豈不都是些飯桶嗎。郝龍哈哈的笑道。這也難怪他們。因爲會練真實的功夫的人。世界上却不

容易尋覓得着。就是有了這樣本領。也沒有人能夠識貨。倘然爲了衣食問題。簡直就要沒有噉飯的地方。豈不是要做飯桶。反不能夠的嗎。（百藝皆然。豈獨武技。著者可謂嘅乎言之。）黃三泰點點頭道。請教內功。又怎樣練法呢。郝龍道。內功也要分兩等。頂上上的內功。無非在一個靜字。（由靜而動。方是真功。此中三昧。非精究理數者不知。）要練這個靜字。必須從坐法入手。到了坐到極靜的時候。就能夠化精爲氣。化氣爲神。然後以神馭氣。以氣馭力。到了和敵人交手的時候。却用不着手足相博。只消目光一瞬。聲音一喝。就能夠頃刻使敵人魂消魄散。骨弛筋崩。再沒有分毫抵禦的能力。你想厲害不厲害麼。（此等神功。不但世所罕見。恐怕還聞所未聞哩。）黃三泰聽得。直把個舌頭伸了出來。說道。果然厲害。但不知這樣的工夫。要練多少時。才能練到這樣的地步。郝龍笑道。這個却不能豫定。要練到這樣超等的工夫。最快速的。也要十年。

廿年。才能夠練成。資質稍鹵鈍的人。說不定。一生一世也練不成功哩。（其難竟若登天、焉敢請教）黃三秦咬着牙道、難難難、請問第二等功夫呢、郝龍道、第二等功夫、雖說比第一等稍容易些、但是沒有恆心的人、再也休想練得他成功。（藝專則精、非有恆心、不能達此目的）他那練法、却是以氣爲主、起初入手、就是練那坐功的八段錦、做那閉運的深呼吸、要使一身的氣、全聽心意的指揮、心意貫注到那裏、氣也運行到那裏、並且要把這氣、練得能剛能柔、剛則渾身如鐵、柔則遍體如綿、無論什麼兵刃、砍在身上、都分毫損傷不得、這功夫、就叫做混元一炁功、又叫做金鐘罩、又叫做鐵布衫、大力法、練到純熟的時候、就連拔山扛鼎、真算不得什麼希罕的事哩。（拔山扛鼎、這却不是吹牛、黃三秦亦常啞然失笑）並且這種功夫、練得極精深、還能夠用手拎着自己的辮髮、踏空走路、勿論多高的房屋、只消把氣一提、就頃刻身輕如葉的騰越上

去。所以人說他是輕如鵝毛。重若丘山。你看這樣的工夫。又有幾個人。能夠練到這種地步麼。黃三泰道。練這樣工夫。要練多少時候。才能精熟呢。郝龍道。要曉得些皮毛。兩三年也就可以學會。倘然要到精深的地步。至少也非十年八年。不能造就他成功哩。黃三泰縐着眉頭道。這等說。却也難極了。請問練外功呢。（逐漸問來。其心中。蓋已早有打算。）郝龍道。外功却容易多了。只消先去打熬筋骨。鍛煉體魄。學會了各路拳腿。明白了各種解手。大概也就行了。那練外功也有幾個字秘訣。叫做「心眼手相應」。怎樣叫心眼手相應呢。就是和人家交手的時候。拳脚未曾打去。眼光已經射到敵人的身上。眼光未曾射過去的時候。心神已先貫注。然後不期而然的。自然會心使眼。眼使手。心眼手合一。進退自然。矯捷無倫。有擊必中。不過練這種外功。也要先下一番苦功。才能夠卓絕不凡。最要緊的。就是要練眼。練耳。練胆。這三層工夫。沒有逐漸做過。

絕對談不到外功。如遇着千軍萬馬。或是在刀箭林中。沒有限觀四面。耳聽八方。絕不能夠應付。沒有胆量。尤其是心要慌亂。心一慌亂。就要分神。任憑你平時的本領練得怎樣的純熟。等到心一分神。就要露出破綻來。一露破綻。就要被敵人乘虛襲擊哩。黃三泰點點頭道。這樣工夫。俺從前的幾個師父。也曾講給俺聽過。倘然要練。却並不甚難。俺準定就先練這外工吧。（心粗氣浮。可見一斑。）郝龍又哈哈的大笑道。話雖這樣說。但是練來。也就不很容易哩。（到他口中偏又說得甚難。黃三泰豈不又要被他嚇倒。）俺所說的練耳。練眼。練胆。這三層功夫。並不是像普通的練法。要練眼。却要練到能在黑暗當中。看見蠅蚊飛過。連脚都數得分清。練這種工夫。白晝須要對日打坐。兩眼睜開。對着太陽。久而久之。那眼光就可完全不花暈。到了夜間。靜坐的時候。就緊閉着雙眼。默觀暗數自己的眉毛。用功長遠起來。便能夠把自己的眉毛。一根一根的。

數得絲毫不亂。工夫做到這樣的地步。莫說暗中可數蠅蚋的毛足。就連周身前後左右的東西。不用目力。也沒有一件不看得清清楚楚的。那末。無論明槍暗箭。戈戟如麻。還能夠不給你覷視得明明白白的嗎。（這樣的功夫。委實却不容易。）練耳的工夫。初練的時候。須在深宵靜夜。先靜坐着。聽那樹葉墜地的聲音。能辨認得出他的方向和葉數來。以後再聽微風過空的聲音。也要能夠辨認得出他的方向。這樣的工夫。做得長久了。再到鬧市中。聽遠處行人脚步的聲音。假使百步外的人。行路的足聲。都能夠辨認得出方向來。那末。莫說兵刃暗器。逃不出你的聽察。簡直就連綉花針落地。和螞蟻走路的腳聲。也都聽得清清爽爽。這才算耳功練到極頂哩。（可見練眼耳。都要精神貫一。所謂外功亦須內功作基礎。止指此耳。）至於練胆。更不是件容易的事。普通的練胆法。不過是仗着一股勇氣。去蹈湯赴火。暴虎憑河。其實這還不算根本上的

胆氣何以呢。因為他們這種勇氣不能持久。到了勇氣一挫折。那胆量就要完全退縮下去。要練真正的胆力。必須先要心眼當中。把一切的危境。看得却像沒有這樣的一回事。不但把一切的危境。看得沒有。就連自己的身體。也都要看得像沒有這件事似的。然後自然物我都空。履險若夷。永久就會沒有縮瑟畏懼。那怕白刃交於頸。泰山崩於前。也絕對不能使他分毫動念的。（此種工夫。視孟子所謂不動心。更進一層。）以上三種功夫。雖說是外功。但是不練內功的人。也絕對辦不到的。你既然相信。要練外功。俺就傳授給你的拳足兵刃功夫。不過你仍須要打從靜坐的內功做起。將來方可免去那浮泛不實切的毛病。以免被天下英雄恥笑。說我們北峽山。走出這樣現世的人才哩。（用話激他。不愁他不死心塌地的練習。）黃三泰本是個性情高傲不過的人。生平就最受不住人家的激話。現在聽得郝龍這樣的說話。登時就暴跳起來。說練

練練。俺要不給練好。就永遠死在這地方。誓不下山。就請你教授給俺練吧。郝龍大喜。就打從這天起。郝龍就叫他練五岳拳法。這五岳拳。本是少林拳派的正宗。就是從一百零八路羅漢拳中。演化出來的。共有六十四種解手。七十二種擒拿。只消將這套拳練得純熟。旁的無論那一種拳法。一看便能明瞭。因為都逃不出他的規矩範圍。（始知頂上本領。自有嫡派真傳。不得要領。雖多亦不能貫徹。）閒著。就叫他練坐功。練眼。練耳。練胆。就這樣又隔了一個多年頭。黃三泰已把五岳拳練得純熟。就連坐法。及各種工夫。也都有了些門徑。郝龍又對他說道。你現在外功本領。已練得有些頭路。倘然你能夠繼續不斷的用功。將來一定可以精造的。本來呢。拳法功夫極頂的人。空拳赤手。都可以應付槍刀。也不須再練什麼兵刃。不過兵刃。也有幾種專門工夫。却不是空拳赤手所能抵禦得過的。也罷。俺再把六十四路大花刀法。傳授給你吧。以備你將來。

遇到敵手的時候好憑這刀法勝他。說着就取過一柄九環刀來對三泰說道：這刀長有三尺，背厚半寸，重約十餘斤，使用起來俱有一定的手式，就是上下左右剝刺翻飛，也有一定的輕重疾徐，分毫不可紊亂。這六十四路大花刀法，更和尋常刀法的變化不同。倘然不懂這刀法的人，不拘什麼兵刃，一上手就要被他磕飛。你用心習學着吧。不消半個多月功夫，三泰把刀法也練得純熟。這天郝龍就走開，一連幾天也未曾到石屋中來。三泰耍了一路刀，練了一會拳，不覺就信步走出了石屋。（不先不後，忽然走出，其中也彷彿似有定數。）山後就是一個懸崖峭壁。三泰這時候已能夠高飛遠躍，矯捷絕倫。頃刻就一躍身上了山巔。那削壁下就是一個大湖。三泰不看則已，這一看，頓時嚇得目瞪口呆。你道爲何？原來那削壁下人馬如潮如蟻，金鼓震天，戈戟如麻。當中一人黃袍蟒服，手執令字帥旗，左右招展。那白玉蟾、黃瓊英，以及郝龍都頂盔貫甲。

隨侍左右。黃三泰不由的哦了一聲。就見那湖中湧起一片巨浪來。頃刻連一人一騎也不見了。（奇極幻極、匪夷所思）黃三泰正自驚訝。忽然覺得有人把他往腋下一夾。飛走下山去。要知後事。且閱下文。

評曰。討論武技。至精詣卓絕處。殊足超過拳經。而令讀者瞠目咋舌。驚其神勇不置。其間文筆挺峭翻騰。正如奇峯插天。巨浪滾雪。觸目都成奇觀。尋常武俠書中。焉能具此好身手耶。

第三回

賜鏢歸里握手贈言 擊楫中流揮金仗義

却說黃三泰覺得有人把他向腋下一挾。飛下山巔。那人才把手一鬆。將他放了下來。黃三泰一看。原來正是那老叟郝龍。就拜問道。方才你老人家和師父們究竟是怎麼一回事。這時候。那許多人馬。又往什麼地方去呢。郝龍連連的搖着頭道。你好胆量。竟敢去私自窺探。要不是師父給你講情。你的腦袋還能夠保得住嗎。（真是咄咄怪事。令人莫測。）黃三泰一聽他這說話。不由的大驚失色道。這到底是什麼地方。怎的偶然看見。便這樣的危險呢。郝龍道。你此刻且莫多問。師父叫喚你哩。俺和你見師父去。說着。就和他走下山崗。穿雲踏蹬的轉過幾個山坳。便見書棟雕樑。輝煌金碧。有一所極大的宅院。（別是一種富貴莊嚴氣象。與竹籬茅舍又自不同。）郝龍帶領他走進了兩扇朱

門。但覺重門疊戶。僕從如雲。不多一會工夫。便進了一個極大花園。裏邊假山疊障。花木扶疏。園中有一個沉香小閣。閣中有一對神仙眷屬。霞冠星帔。綵鬢風鬟。正是白玉蟾和黃瓊英夫婦二人。郝龍就把黃三泰領到小閣下。三泰納頭便拜。白玉蟾微微的點首笑道。起來吧。你現在的工夫。練得怎樣呢。黃三泰聽得問他。就立起身來。把郝龍傳授武藝經過的事。細細說了一遍。白玉蟾就對郝龍說道。可惜他緣分這樣淺薄。造就得沒有精深。可是到江湖上也夠闖蕩的了。你現在可去取我的飛鏢來。待俺再親自傳他一點防身本領。也可以叫他享一點盛名。才不辜負他到這裏來走一趟哩。（可見他的金鏢却是絕技）郝龍答應了一聲。一轉眼。就去取了十二枝金鏢來。白玉蟾接過金鏢。就走上閣來。對黃三泰說道。你來跟俺練吧。白玉蟾在前。郝龍在後。黃三泰跟着走過一重假山。便是一個大園場。一邊却有幾棵稀稀朗朗的楊柳樹。那白玉

蟾綽鏢在手離開柳樹有五十步遠近把手一揚就聽得禿得一聲把一棵柳樹震得不住顫動那鏢却釘在那樹的一個幹枝上白玉蟾把袍袖一拂接連黃光閃閃又是兩枝金鏢穿在樹幹却和起先的一枝鏢各相距一寸却成了個品字形。(起手三鏢已足驚人)白玉蟾又取出三枝金鏢用左手托定把身體向下一挫。(又是一個姿式)三枝鏢早啣頭接尾似的其直如線逕向樹上穿去恰巧不偏不倚也釘在先前的三枝鏢孔洞中把原有的三枝鏢由樹幹頂穿出去。這三枝鏢却做了個鵲巢鳩占震撼得那樹枝點頭搖擺像表示得意的模樣。(作者筆底春風也應自鳴得意)白玉蟾呵呵的大笑道你們看見嗎這樣鏢法還可以過得去吧。郝龍黃三泰都一齊說道師父的神鏢弟子們何敢謬贊一辭尚有六枝鏢一發請師父打出給弟子們開開眼界吧。白玉蟾點了點頭又打從兜囊中把六枝鏢一并取出左右手各托定三枝忽

然就是一個轉身。背朝着那株柳樹。兩手向腰際插轉。鏢尖指定那樹。把身軀扭得一扭。（姿勢忽又變換，好看煞人）那六枝鏢。兩道黃澄澄的光華。頃刻已穿在那柳樹枝上。白玉蟾就叫郝龍、黃三泰，去把那樹枝上的飛鏢完全拔取下來。二人走近樹前。仔細看時。原來那六枝鏢。都插在那三枝的鏢洞當中。兩枝夾一枝的。入木不過二三分。顛巍巍的不住搖蕩。（如此神技，那得不令人五體投地）郝龍走過去。把九枝鏢通同拔下。黃三泰也把地下的三枝鏢俯拾起來。一并拿到白玉蟾面前。說道：師父神鏢。可謂曠世無匹。那得不令弟子們驚佩哩。白玉蟾微微笑着。對黃三泰說道：這個却並不甚難。俺就來教給你練吧。（極難的事，却偏說得極易，如此轉筆，才見下文之奇）黃三泰道：弟子愚昧。恐怕一時不易學習。求師父慢慢的教俺練習吧。白玉蟾哈哈的笑着。道：你以為這種技藝。不容易練嗎。其實却有一定的規矩。普通的練法。都不過靠

着眼光準確。手法靈巧。但是。要功夫做到這種地步。並不甚難。俺現在的練法。却不是這樣。雖然也要注重眼光。却以手法爲第一。但練手法。又不是去做呆功夫。却是根據數理和算學上悟化出來的。（練武技忽然談到數理算學。豈非大奇。）這鏢的長短輕重。和距離的地點遠近。在手中托鏢的時候。已先定了分寸度量的標準。譬如這鏢重有一兩。將手托平。打出去一尺遠。就有十倍的勁子。越遠勁力就越增加。不過到了三丈外。那勁力就要逐漸低減下去。因爲受着空氣抵拒。他的速度漸次的緩慢。所以勁力就要退減。倘然手掌低一分。打到一丈外。就要低一寸。高一分。就要差半寸。低則勁力加重。高則勁力縮減。這都是一定不易的法則。至於鏢的長短分寸。和勁力的輕重緩速。也有個一定的比例。可惜你沒有研究過數算。告訴你也不容易明瞭的。（公開却又神秘。筆法最善騰挪。）現在照俺這鏢的長短輕重。俺教會你的手法。並口訣

的標準。你練習得純熟。包管打出去不差累黍。你自己去細心體會着罷。說着就把手法口訣。通同教給他。三泰本來已經是極有工夫的人。所以一教就會。他們正在談論得起勁的當兒。忽然紅光一閃。黃瓊英已戎裝佩劍。立在他們面前。叉着手對白玉蟾說道。剛才軍師吩咐過。說此子俗骨尙重。此地不能夠留他。就叫他回紹興府去吧。（如此打發他下山。文筆便不唐突。）黃三泰正是練功夫練到得趣的時候。現在一聽說叫他下山。那裏就肯捨得離開這地方呢。只得跪在地下。叩頭稟道。弟子蒙師父大恩。帶俺上山來。練習武藝。現在俺的功夫。尙未曾得到一點門徑。伏乞慈悲收留。待俺將功夫練得純熟。再行下山。那就感恩不盡。黃瓊英唉了一聲道。你此刻還不肯下山麼。你那裏曉得。你家中已遭了滅門的慘禍。一門老幼。都被仇人殺死。你不下山。更有誰人替你。去報這大仇呢。黃三泰一聽這話。猛然的吃了一驚。（真是青天霹靂。那得

不驚。慌忙問道：弟子家中有甚麼仇人去害弟子一家的性命。伏乞師父指示。好待俺去報這大仇。黃瓊英被他這一問。也不禁淒然落下幾點淚來。說道：你那仇人的名姓。和他來殺害你一家的原因。俺可以大略告訴給你聽吧。因爲十年前。你父親在姑蘇。看划龍舟。他不應該一時豪舉。把城裏城外的大小船隻。都預先包定下來。廣載親朋。遍選名花。笙謦嘹亮。絲竹嫩嘈。差不多。把虎丘十里山塘。鬧得翻覆過來。（如此豪舉。亦可謂曠絕古今。那裏曉得。却因此種滅門大禍呢。）當這個時候。姑蘇城外。有一個惡霸。這人。名叫竇孟元。一見這些船隻。都被你父親包定了去。不禁沖沖大怒。就帶領了一班無賴子弟。來搶奪船隻。你父親如何肯答應。頓時兩方面聚齊了人來。就打了一個落花流水。結果。是你父親打敗。他這口氣。那裏還按捺得下。就送了蘇州府三千兩白銀。却把竇孟元鎖拿入獄。你父親又恐怕他一出獄。將來必定仍要尋他報仇。

索興一不做二不休。就賄通獄吏。活活把竇孟元在獄中害死。他的兒子竇成。就把全家搬往山東。自己去五湖四海拜訪高人。立誓要練成功一身的本領。來報仇雪恨。後來被他投拜了金鷄峯飛雲和尚爲師。學練了一身出色驚人的本領。綽號人稱他做冲天鷄子。就打從你上山來的這一夜。他就把你全家殺了一個鷄犬不留。要不是俺夫婦。派郝龍把你救到這地方來。恐怕也就難免要做刀頭之鬼呢。這件因果。倘然平心而論。只可說你父親自作自受。俺們却也不能攔阻他不報仇。（恩怨分明、雖劍俠亦不容褊袒）不過這竇成。他的心腸太覺毒辣。無故殺傷多命。也就難免要遭惡果。俺雖然不是你的嫡親姑母。但俺夫婦。却受過你祖父的深恩。所以特地把你救來。傳授給你本領。好叫你下山去報這大仇的。（到此方才說明、文筆絕不疏漏）黃三泰一壁聽着他說。却早已淚如泉湧。霍地就跳起身來。咬牙怒目的說道。俺不殺竇成。怎

泄這口惡氣說罷。就要即刻奔走下山。白玉蟾就止住他說道。你且別忙報仇。儘管去報仇。不過這寶成。現在在什麼地方。一時也難尋找。你須去慢慢去訪覓。他才有用哩。說着。就命郝龍去取出一柄金背寶刀來。並那十二枝金鏢。一齊送給黃三泰說道。你的各樣本領。也可算得是略窺門徑。只要你繼續不斷的用功。將來不愁不百尺竿頭進步。雖說沒有精練內功。但這外功也可以橫行江湖。無敵天下。這金背寶刀。能夠剝鋼斬鐵。創象剝犀。也送給了你作爲防身兵刃吧。這金鏢名叫匝門三。不過鏢法（名目却奇）就是打出去的時候。人家避不過。接不過。擋不過。乃是一種絕技本領。你休得把他看得輕忽。用心練得純熟了。將來自有用特別用他的地方。你就此下山去吧。黃三泰拭了拭眼淚。把金刀金鏢都佩好。插好。隨即又向白玉蟾黃瓊英跪下。磕了幾個頭。說道。弟子此刻下山。不知什麼時候。再有緣分到這裏來。叩見師父們請安。（尋常

語說來却亦淒惻。黃瓊英笑道：「老實告訴給你聽吧。這地方你是萬萬不能再來的。你方才不是已經看見過的嗎？俺們這裏却是清朝的敵國。我們所保的皇帝却是明朝的後裔。名叫小明王。不過現在清朝的氣運正盛。我們却無可奈何於他。你現在既然學了些本領。也不一定要在這裏替俺們做事。要曉得清朝的皇帝。雖然是滿人。但百姓仍就是俺明朝的百姓。你正該去濟困扶危。鋤強去暴。幫助我們去拯救他們。以符合我們行俠仗義的本旨。」（點醒全書的眼目）才算不辜負你到這裏來。學藝的一番苦志呢。白玉蟾也對黃三泰說道：「你姑母既把我們的秘密。通同說給你聽。俺現在還要叮囑你一句。那滿清的皇帝雖然說是我們的寇仇。但是那班朝臣疆吏。也不少忠義特達的人才。他們做官的宗旨。却是爲天下。非爲一姓。爲萬民。非爲皇帝。」（二語義正辭嚴。可謂於人無絲毫屈責）這班人。我們不但不可仇視他。却還應該替他

們護衛。要曉得朝廷多一個賢臣。就是百姓減少一分痛苦。這意思。你也體會着去做吧。三泰聽着。只得諾諾連聲的答應。就拜辭下山。白玉蟾黃瓊英又取出黃金百兩。贈給他做路費。就對郝龍說道。還是你送他到紹興府去一趟吧。郝龍應了聲。是和黃三泰拜辭。離了北峽山。取道往紹興府來。看官要曉得。這白玉蟾夫婦。究竟是什麼人呢。他說曾受過黃三泰的祖父恩德。究竟又是怎樣的一回事。作者却不得不趁此表白一番。好叫讀者們看了明白。暢醒哩。

(全書的關節線索。不得不先敘明)原來黃三泰的祖父黃祖仁。就是黃左弼的父親。到他手中。已經有了百萬的家貲。因他祖上是四川的一位巨商木賈。所以那黃祖仁。也克繼祖武。業紹箕裘。每年也入川一趟。或是兩趟。運着大批的木排。沿江東下。販至長江南北各省去貿易。那年黃祖仁。又打從川中裝着大批的木排。溯江而下。他到了湖北的鄂州渚邊。就在碼頭上停泊下來。早

有那班木商行主。誰也不曉得黃老板。是一個頂括括木業中牛耳的人物。一見他老人家木排泊下來。誰不想來趨承呵奉他呢。於是大家忙着。你也請着吃酒。他也搶着接風。有的勸着黃老板嫖賭。有的捧着黃老板看戲。頓時間成了個烏煙瘴氣。（極寫商人趨炎附勢的卑鄙。以襯黃祖仁的豪俠。）那黃祖仁又是個最豪爽。最喜歡熱鬧的人。一見他們這樣的慇懃備至。就每日天花天酒地。紙醉金迷。尤其是兩家大行主。一叫沈世芳。一叫伍連璧。兩人和黃祖仁的性情脾氣。最是投機。這天他們三個人。就僱了一隻精緻的畫舫。載着幾個粉頭。排着一桌酒筵。把舟放至那鸚鵡洲邊。黃鶴樓頭。容與中流。領略那江山的勝景。洗滌那烟水的塵襟。（商人如此不俗。却亦不易。）飲到半酣微醉。豪興勃發的時候。就叫那幾個粉頭。絲竹並奏。弦管雜陳。高唱凌雲。清歌激浪。黃祖仁自己也拍着檀板。撥着銅琶。唱着大江東去。鳴暗叱咤。慷慨激昂的。

附和着他們興致。頓時直把那沈世芳伍連璧兩人聽得手舞足蹈起來。都說倒底黃大哥的豪興。（對酒當歌，人生幾何，此老舉措，畢竟差強人意）我們應該多吃幾杯，醉一個痛快，才不令山水煙霞笑我們是個俗物哩。（是極，使我身歷其境，亦當浮一大白）說着，每人就斟了一大杯，送到黃祖仁面前。黃祖仁略不推辭，就接過來一氣飲乾。那幾個粉頭也就大家趨攏來，有幾個露出粉藕似的玉腕，擎着酒杯，送到他嘴邊，說：黃老板，俺們也敬一杯。你老人家賞個臉兒，也飲乾了吧。有幾個已歪着香軀，倒在他懷中，淫聲浪態和他叫纏着。黃祖仁哈哈大笑道：好好好，你們都想把俺灌醉了嗎？俺也不是不肯領你們的情。不過今天，是十五日，晚間的月色正好，俺尙要留一點興致，好預備琴樽泛月，作赤壁夜游。這時候，且少飲兩杯吧。沈世芳伍連璧都說甚好，難得黃大哥有這樣的清興，小弟們自應奉陪的。那幾個粉頭也都七張八嘴的拍手

鬨笑道。到底是黃老板主意不差。日間飲酒譟舞。那裏及得來夜間的風景幽麗哩。（庸脂俗粉，偏會強作解人，豈賣菜傭奴，都帶六朝煙水氣麼，一笑）大家烘烘鬧鬧的。又談笑了一會。少頃。那日色已經啣山。秋江澄靜如練。沙鳥咯咯的亂叫。有幾隻漁舟。已呶呶啞啞的。搖着柔櫓。都向那荻港蘆葦中去。（寫晚景如畫）黃祖仁就和沈世芳伍連璧。帶着兩個雛妓。兩個小童。重行換了一隻小舟。四個篙工。八枝快槳。等到月出東山的時候。就載着琴簫。攜着酒盞。鼓棹向赤壁而去。這時候。真是白露橫江。水波不興。等到把船搖到磯邊。那當頭的一輪皓魄。已如圓鏡似的。挂在天空。黃祖仁就叫小僮。斟起酒來。大家開懷暢飲。又叫那兩個雛妓。吹着清虛子的洞簫。只覺得簫聲清越。宛轉悠揚。那微風吹送。嫋嫋餘音。彷彿如怨如慕。如泣如訴。足令人似醉還愁。低徊神往。不置。（哀感頑艷。蕩氣迴腸。可謂兼而有之）黃祖仁聽到最幽絕的時候。不禁

就拋下酒盃。對沈世芳伍連璧笑道。今宵這樣的境况。我們已彷彿像在蘇子瞻的赤壁賦中。你們聽得這洞簫的聲音。豈不真個要舞幽壑潛蛟。泣孤舟嫠婦麼。（着此一語。卽逗下文。便覺玲瓏剔透。巧不可階。）伍連璧沈世芳尙未回答。那江面上便刮起一陣風來。接着便聽得有一種淒楚啼泣的聲音。吹入耳鼓。（奇峯突起。文筆引人入勝。）伍連璧笑道。黃大哥你聽見了嗎。你方才說。泣孤舟嫠婦。這不是女子啼泣的聲音嗎。恐怕停一會兒。也要真個有蛟龍舞浪。出來潛聽。那倒不是件當要的事哩。沈世芳也點頭笑道。伍賢弟說得不差。黃大哥叫他們這洞簫不必再吹罷。委實這聲音。在深宵良夜。最會引起羈人思婦的愁懷。何況這大江中深藏着魑魅罔兩。說不定真個要引出什麼岔事來哩。（寫二人胆怯。正爲文字的陪襯。）黃祖仁也呵呵的笑了起來道。既然二位賢弟的胆怯。這簫可不必再吹。叫他們撥着琵琶。唱一個水調歌兒。我

們再飲三杯。就此鼓棹回去。二位賢弟也贊成麼。未知他們在江上做出什麼勾當來。下文自有交代。

評曰。教鏢一節。寫得矯矯不羣。令人可驚可愕。而臨別贈言。尤爲全書一大關鍵。作者却不肯絲毫忽略放過。讀之便如畫龍點睛。通體鱗甲生動。黃祖仁泛舟鄂渚。赤壁夜游。雖係文章點綴。亦可見作者胸襟。豈儉父俗筆所能描擬頭角哉。

第四回

憔悴風塵名花遭浩劫 縱橫酒肆寒士遇知音

却

說沈世芳、伍連璧聽着黃祖仁的說話，都異口同聲的說道：「大哥說得是。俺們也正要聽聽這調兒，好爽快的再吃兩杯，免得弄到宵深風露，感着寒氣要生病哩。」（文字以退爲進，佈局又自不同）他們說着，又乾了兩杯酒。那兩個雛兒抱着琵琶，半遮粉面，正要撥拈弦索，就聽得接連幾聲的救命聲音。這聲音喊得十分淒切，彷彿就像在靠近的那汊港中發生來似的。黃祖仁不由的心中一動，就放下酒杯，說道：「你們聽吧。這聲音實在叫得淒慘可憐。俺想這赤壁磯邊，絕不會有什麼強寇歹人搶財劫奪。這豈不是十分蹊蹺麼？話尤未了，又聽得有很淒泣的婦女哭聲，順着風吹送過來。」（愈趨愈近，筆底極力的拉攏）黃祖仁就搖着手，叫那兩個粉頭不必彈唱，就吩咐四個船伙把船

搶進港去。（當仁不讓，寫得精神活躍。）沈世芳、伍連璧、慌忙說道：「大哥這却使不得的。雖然這地方沒有什麼強寇歹人，但這更深夜靜，有這種淒切的聲音，恐怕也一定有什麼岔事，俺們何必去白白的担驚受嚇。說不定還要碰着什麼意外的危險，豈非太不值得麼。」（有此一攔，更見文字精彩。）黃祖仁哈哈大笑道：「二位賢弟，未免胆量忒小。俺黃某，生平就是有一件極不好的脾氣，喜歡多管閒帳，勿論什麼不平的事體，只要俺的力量能夠得上，那怕傾家蕩產，也都情願要幹的。二位僅管放心，有什麼天大的禍事，總有俺姓黃的担承。偷然要碰損二位老弟一根汗毛，都歸俺姓黃的負責賠償。二位賢弟，這都可放心了吧。」（自己仗義，却要別人拚捨性命，武斷得粗鹵可笑。）沈世芳、伍連璧本來也曉得黃祖仁的脾氣，假使他決定要做這件事，無論何人是再也拗不過他的，真是無可奈何，只得提心弔胆的聽憑他把船搖入那汊港中去。

那港中停泊的船。却不甚多。只有稀稀朗朗的幾點星星漁火。浮在水面上。這時候。已聽不見那哭聲。只聽得一隻漁船上。有人唱着小曲調兒。（文勢忽又一曲。異樣靈心。）黃祖仁心中好生懷疑。暗想。這哭聲莫非不在這裏麼。看看已搖過好一程水路。那邊更沒有一隻船。沈世芳伍連璧都笑道。剛才想來並不是什麼人啼哭喊救。大概是大哥聽錯。要不然。那會尋覓不着哩。話言未了。忽然那喚救的聲音。却從隔岸的一帶蘆葦中喊出。而且這聲音。聽得十分清楚。分明是一個女子的哭聲。黃祖仁忙叫把船向蘆葦中搖去。原來那船上。本來也有燈光。因被蘆葉密密覆住。所以看不出來。等到他們把船搖近向船艙看時。只見那船上。有一個惡很很的婆子。和一個怪肉橫生的凶惡大漢。把一個女子。網縛在一條長橙上。船壁上。挂了許多的槍刀戈戟等物。（誰說不是強人。豈不把伍沈二人嚇殺麼。）那大漢手中拿着一條馬鞭。指着那女子喝。

道。小蹄子。你再敢倔強麼。俺們化費了成千的銀子。買了你來。本指望發一筆財香。那裏曉得白白的養你一場。今天府尊太爺的壽辰。叫你去獻技。他既然看得中你。也沒有什麼辱沒了你的身分。倘然你依從了。俺們不就可以敲他一筆竹槓。三五千銀子。不是穩穩到手的嗎。偏偏你這蹄子拗執。叫他惱了。不但領不着賞銀。反被他驅逐出境。不許俺們再在這地方做買賣。你這蹄子。豈不叫人惱恨。俺今天非打下你下半截來。看你以後還要執拗麼。說着。又舉起鞭來。往下亂抽。那女子又殺豬般的叫哭起來。那個婆子。就用一雙手去揪住他的小嘴。就頓時哭喊不出。（剛才聽不出聲音。大概也是他的伎倆）黃祖仁看得分明。才曉得這是一隻賣解獻技的船。（這時候。沈世芳。伍運璧。不知曾把心上的一塊石頭放下否。一笑）剛才聽得那大漢的說話。就曉得這女子是他買來做買賣的。現在因這女子不聽他的調度。故此把他這樣的凌辱。

毒打。當下不禁怒氣勃發。就吩咐把船直靠過去。叫四個篙工。一齊大聲的吆喝着。果然那大漢。猛不防的吃了一驚。就拋下馬鞭。把顆頭探出窗來。一見他們船上。都是些鮮衣闊綽的人物。心中不由的有些作慌。（先聲奪人。可發一笑。）就陪作一副笑臉問道。爺們這船。是打從那來的。小人並不曾得罪驚動爺們。却爲什麼要和小人生氣呢。有一個篙工名叫蕭二。爲人最是機警。不過他一見這漢子的神態。曉得他有些心虛。就故意的恐嚇着他道。俺們這船上。的老爺們。都是府太爺派人巡緝的。你還不趕緊過來叩頭麼。那大漢聽得。只得爬出艙來。跪着磕了一個頭。黃祖仁就對他說道。你且去把你們的那個小姑娘解放下來。再來說話吧。這時候。那婆子早已嚇得把那女子的繩索鬆放下來。黃祖仁就吩咐。把那女子帶過這邊的船上來。那大漢不敢違拗。就帶着那女子一齊走過船來。黃祖仁在月光下看得親切。那女子不過十六七歲的。

模樣果然生得冰肌玉質。姿色動人。就問他出身的姓名來歷。和大漢怎樣把他買來。那女子就啼哭着道。俺本姓黃。名叫瓊英。俺父親原籍金陵人氏。曾做過一任知府。告養回家。不料舟至鄱陽湖。遇着一羣水寇。將俺全家殺死。俺那時候。只有十三歲。就被水寇帶領着。到了江西。這大漢名叫劉彪。把俺買來。被他逼着俺學練各種技藝。在各碼頭去賣把式賺錢。自從到了這鄂州。已有十多天。也賺了不少的銀錢。不想這廝心猶未足。硬要把俺賣給府尊太爺做妾。俺本來是有丈夫的。怎肯依從他呢。所以他們就把船移到這地方來。將俺毒打。現在俺情願一死。再不願意去跟隨他們的。說着哭着。就要奮身向水中跳去。（故意着此險筆。才見下文。並不搪突。）早被船上的兩個粉頭。把他扯住。黃祖仁搖手對他說道。你不要自尋短見。你倘然願意跟俺回去。俺却没有女兒。就認你做個女兒。把你救回去。你情願嗎。那女子聽得。這才心中大喜。就跪

在黃祖仁面前。磕了幾個頭。連叫了幾聲爹。直把個黃祖仁快樂得心花都開放起來。就指着那大漢說道。現在這女子。俺却要帶着他走。你倘然見亮些。搖着船跟俺回去。俺給你五百兩銀子。總算償還你一些本錢。你要不答應呢。俺就立刻把你鎖拿。說你拐騙女子。送到鄂州府。打幾百板子。枷號監禁起來。誰便宜。誰合算。你自己想着去辦吧。那劉彪聽得。雖然心中有些不情願。但也不敢公然的反抗。只得說道。既然爺們要這女子。小人却不敢不答應。不過這女子。小人用了八百塊錢。把他買來。又供養了他好幾年。也化費了不少的銀錢。爺們倘然要留他。至少也要給小人一千兩銀子。小人才夠得上本錢哩。（本來這不是生意經。誰叫你自己蠢蠢頭哩。）沈世芳伍連璧也對他喝道。你還敢爭多論少嗎。老實對你說一句。這女子既跟了你幾年。一定也替你爭的錢不少了。現在就是不給你的錢。估量着。你也不見得吃虧哩。劉彪聽得這番說

話只得撲通的跪在船頭上。哀哀的哭告道。爺們可憐見小人吧。小人沒有了這女子。就是斷送了下半世的衣食。還求爺們體恤吧。那個婆子也在那邊船上。哀哀求哭。黃祖仁這才答應了。給他八百兩銀子。就叫劉彪搖着船。跟着他們登岸。才把八百兩銀子付給了他。那劉彪只得叩頭謝了。含着兩眶子清淚。拿着銀子而去。一到明天。大家曉得黃祖仁新收了一個義女。就都送禮作賀。〔可謂昨宵今日判若雲泥。〕又鬧攘攘的忙了好幾天。黃祖仁才帶着瓊英。離開鄂州。動身回轉紹興府來。路上問起。才曉得瓊英自幼已經許配給他父親的得意門生白玉蟾。當時有兩隻玉鴛鴦。每人帶着一隻。作爲表記。自從他全家被害。沽量着他丈夫還沒有得知哩。黃祖仁嗟嘆了一會。就安慰他道。待俺回到紹興。一定差人替你去探訪你丈夫的下落。瓊英拜謝過了。不多幾天。已到了紹興府。黃祖仁就領着瓊英回家。見過他妻子郭氏一家的人。都把他

當小姐看待那黃祖仁夫婦。雖已年逾不惑。却只生了一個兒子。名叫黃左彌。這時候。不過七歲。所以他夫婦也把瓊英看得格外親愛。就這樣隔了有半個多年頭。忽然這一天。來了一個翩翩美少年。登門來求見。黃祖仁把他請了進去。那人一見黃祖仁。納頭便拜。黃祖仁慌忙拉住他說道。足下何人。某與足下素昧平生。爲什麼却行起這樣大禮來。那人却哈哈的笑道。原來你老人家不認識俺麼。俺當年曾在金陵酒市。和你老人家見過一面的。俺叫白玉蟾。現在又蒙你老人家援手。救了俺妻子的性命。特來此拜謝大德的。說罷。就口稱岳父。又要叩下頭去。（不寫黃祖仁探訪白玉蟾。却寫白玉蟾探拜黃祖仁。文法錯綜變化有致。）黃祖仁忽然記憶起來。原來有一年。黃祖仁在金陵的一個酒肆中沽飲。見一個落魄的少年。被酒家所窘。黃祖仁就替他會了酒資。又周濟過他五十兩銀子。本來這件事。黃祖仁已老早拋在瓜窪國外去。現在被白

玉蟾一提說。倒隱隱約約的有幾分記憶。曉得他就是那個落魄的少年。並且現在又是他的女婿。真個又是驚愕。又是歡喜。不禁用手攙扶着他。呵呵的笑道。我道是誰。却原來是賢婿。（居然也老實不客氣。做起泰山來。）好好好。俺正要派人往金陵去尋訪。難得賢婿尋訪到小舍來。待俺通知小女。賢婿倘不棄嫌。就選擇一日良辰吉日。在這裏坦腹乘龍吧。一邊就叫家人打掃一間精緻的書室。給白玉蟾居住。一邊就到內室去。和夫人郭氏。女兒瓊英說知。瓊英就叫黃祖仁。向白玉蟾索取那隻玉鴛鴦來對看。才相信果然是他丈夫。心下自然十分喜悅。（丈人既看過中意。小姐又那得不喜悅哩。）當下黃祖仁就和郭氏夫人一商量。選擇了一個吉日。備辦了全副裝奩。替他二人交拜成親。他夫婦二人。總以爲他這份豪富人家。白玉蟾既然肯招贅在這裏。一定也就不想離開。將來分給他一份家產。也就可以安安穩穩的享受快樂。（雖然

丈人有這好心。那知女婿却棄如塵土呢。那知到了第三天的這一早。白玉蟾和黃瓊英。竟不辭而別。無影無踪的走了。只在新房中。留下一封字柬。說了許多感恩圖報的話。黃祖仁夫婦。只得痛哭了一場。也就罷了。你道白玉蟾。他爲什麼這樣行踪奇特呢。原來白玉蟾。本是金陵的一個世家。他父親白鳳池。和黃瓊英的父親黃文祿。是同寅至契的好友。他們居住的地方。又是望衡對宇。白玉蟾從小就聰明冠世。他十四歲應童子試。就攷取了第一名案首。這時候。黃文祿做上元縣知縣。白玉蟾却是由他攷試拔選出來的。他見白玉蟾生得相貌俊秀。才學過人。就把女兒瓊英。許配給他。後來黃文祿升了一任湖南寶慶府知府。不到兩年。因和巡撫不睦。就告病歸養。帶了夫人小姐。並三歲的兒子琪官。僱了一隻大船。回歸金陵。不意那船中。滿江飛焦五。混水龍邱雲。都是鄱陽湖的水寇。把船駛入鄱陽湖。就把黃文祿全家老幼僕從。一共七人。俱

推入湖心。把行李全都劫奪了去。那瓊英小姐。只有十三歲。二盜見他長得美麗。因此沒有殺他。却把他販賣了幾百兩銀子。也是瓊英的福分大。所以就遇着黃祖仁。把他帶回家去。至於那個白玉蟾。他自從他岳父升任出去。他也是時運不齊。不上兩個年頭。就父母雙亡。家中又遭了一場回祿。把家產蕩盡。只剩得白玉蟾一人。自己莫說不能讀書上進。簡直連一日三餐。都有些支持不下。他自己一想。這樣景况。再延挨下去。終究不是個了局。有心去到湖南投奔他的岳父。爭奈自己又沒有盤川。因此心中鬱鬱不樂。這天正是大雪初霽。他就獨自一人。走到一個酒肆中。連飲了幾杯悶酒。吃完了。自己一摸兜囊。却分文沒有帶得。就說酒家暫記一記帳罷。改日俺再來還你。那酒保見他這樣的窮酸。那裏肯賒給他。（狗眼看人低。委實可惡）就冷冷的笑道。這般嘴面。自己也不拿鏡子去照一照。沒有錢想來白吃白喝嗎。老實說一句。沒有錢。休想

走出俺這店門。那怕一等一的人物。俺們還不肯賒給他吃哩。白玉蟾正耐着一肚皮的好氣。沒處發泄。一聽酒保這話。不禁勃然大怒。罵道。放你娘的馱臭屁。俺少爺幾曾白吃白喝過你得嗎。說着。就一舉手。就是一個嘴巴。正打在那酒保面頰骨上。頓時紅腫了半邊。像豬肺似的胖了起來。（不意文弱書生。却也有些手段。）直把那小二打得兩手捧着半爿面孔。口中哎喲哎喲的痛得亂叫。頓時就沸起一片人聲來。好幾個店伙。把白玉蟾圍住。（虎落陷地。那得不遭羣犬欺侮。我爲白玉蟾失聲一嘆。）正在難解難分的當兒。忽然由隔坐走出一個衣履闊綽。氣宇軒昂的人物來。那人大踏步走了過去。喝住衆人。不得欺侮這個小官人。就問他們。到底是爲的什麼一回事。那班人一見他這體面氣勢。頓時就都放開了手。把白玉蟾吃酒不給錢。以及動手打酒保的話。一都說給他聽。那人哈哈的大笑道。我道有什麼大事呢。原來這點細故。也值

得爭吵麼。(在他眼中自然要看做細故。那知這班人看得比性命更要尊重哩。一笑)好好好。停一會兒。這筆帳歸俺一道算給你們吧。那些店伙一聽他這說話。只得諾諾連聲的退下。再不敢有分毫不答應。那人就一把拖住白玉蟾的手說道。俺看你這小哥兒。相貌倒長得不俗。俺們再痛飲三杯。賞賞這雪景吧。白玉蟾就跟着他。走了過去。一齊坐下。那人又添了一副杯筷。就和白玉蟾暢飲起來。他二人一邊吃酒。彼此通了名姓。白玉蟾才曉得這人。名叫黃祖仁。那黃祖仁曉得白玉蟾。因沒有盤川去尋找他的岳丈。吃完了酒。黃祖仁就打開包囊。取出五十兩紋銀。送給白玉蟾道。這區區的銀兩。請你收下。帶着到湖南去做盤費吧。(如此豪俠。實亦世所罕有)白玉蟾看他這樣的慷慨。略不推辭。也就收領下來。(白玉蟾亦有特別的胸襟。宜乎得此公青眼)當下白玉蟾謝了黃祖仁。出了酒肆。回到家中去。收拾了一個小包裏。就動身往湖

南去。橫豎他室無長物。只不過幾間敗堵頹垣的破屋。就交給從前的一個老門公替他照管。自己背上包裹邁開大步。渡過江口。取道入皖。他本是沒有出門過的人。並不認識路徑。（秀才不出門。倒底不識路徑。一笑）只得沿途向人家訪問。就由蕪湖入江西。經過長沙。折入寶慶。那知到了寶慶。仔細的一打聽。才曉得他岳丈在半年前亦已卸任全家回轉金陵。這一來却把個白玉蟾弄得呆住了。暗想。這事好生蹊蹺。俺岳丈既全家回到金陵。俺動身却沒有兩個月。怎麼會沒晤面。這不是奇怪極了嗎。（這事委實出人意外。難怪他猜想不到。）自己有心再轉金陵。叵奈川資看看已經用完。那裏能夠再碰着黃祖仁這樣的人物。來周濟他哩。他自己越想越是煩悶。就這樣的在逆旅又耽延了好幾天。他忽然自己的心境開豁起來。（艱難中生智慧。非有大根基的人不能。）暗說。大抵人生在世。富貴功名都有一定。是毫不能勉強的。像俺這

樣踏踏命運。還要求什麼功名幸福嗎？（那知不求功名，却有大功名，不求幸福，反有大際遇哩。）俺現在既然沒有父母家室的牽累，倒不如了此一生。趁早離開這煩惱齷齪的世界，才能得着最後的愉快哩。畢竟白玉蟾怎樣求到他的愉快。且閱下文。

評曰：黃祖仁揮金仗義，其磊落胸襟，雖古豪俠無以過之。而赤壁磯邊，奮身履險，卒能援弱女於火坑，拔名姝於浩劫，江濤風月，至今猶作笑聲。又安得不令人拍案稱快耶。

第五回

訪大道衡嶽求師

報深仇鄱湖挈眷

却

說白玉蟾他想着自己已然沒有父母家室的牽累。何必再向這擾攘

紅塵中去討尋生活苦趣。他曉得湖南的南嶽衡山。是五岳中的一個名勝地方。難得自己已經到了湖南。何不到那裏去游覽一番。倘然有什麼叢林古寺。或者遇幾個有道的高僧。俺就拜求他剃度出家。豈不比在紅塵俗世中紛擾。要勝過百倍麼。（胸襟洒脫。與普通抱消極主意者不同）他想到這裏。就不禁精神煥發。隨卽離開寶應府。取路向南嶽衡山來。不多幾天。已到衡山縣界。那南嶽山的氣勢雄偉。盤繞有八百餘里。連絡七十二峯。層巒疊嶂。挺秀堆奇。白雲擁護。流水潺湲。真好一個境界。（作者筆底奇氣蘊鬱。也得藉此一吐。）白玉蟾裹着乾糧。一路的探幽訪勝。直上山巔。見那祝融峯。挺峙霄漢。高拔有

四千餘尺。雲繞牛腰。連山巔都辨認不出。那容得攀登直上哩。南面便是紫蓋峯。峯側的那個水簾洞。泉水筆直往下注射。宛如挂着一幅珠簾。觸在山石上。就彷彿像雷吼的聲音。白玉蟾從未到過這樣名勝的地方。不覺心曠神怡。差不多就要像脫胎換骨。羽化登仙。（如此勝境。恐怕讀者亦欲悠然神往）那裏就肯輕易離開。徘徊瞻玩了好久的辰光。他聽人傳說。蓮花峯上。有一個極大寺院。名叫方廣寺。白玉蟾心想。這寺中一定也有幾個得道的高僧。俺何不前去拜訪。求他剃度哩。（那知這地方的高僧。却踏破鐵鞋無處尋找）就一路穿雲拾級的。往蓮花峯走來。到得那個山峯上面。但見深林蔽日。叢蔭翳天。泉水潺湲。清澈如鏡。那方廣寺却在山頂。是一個極大的叢林。廟中本有三五百個和尚。白玉蟾游覽了一會。那裏有什麼高僧。只得仍舊走下山峯。剛剛走了一半路程。就見路旁。有一塊大青石。就一屁股在石上坐下。忽然就從樹林

中走出一個丫角小童來。一見白玉蟾，就笑嘻嘻的說道：「你敢情是到這裏來修行學道的嗎？」（一見便知，真是奇極怪絕。）白玉蟾大驚，暗想：俺要出家了道。這童子怎會曉得的呢？就站起身來，拱拱手道：「俺正是要來求出家的。不知師兄怎會曉得。難道師兄善觀氣色，能猜透出俺的心事嗎？」那道童笑道：「俺也並不是善觀氣色。不過到這裏來的人，非有堅絕的道念，也走不上這個山巔。俺師父派俺在這地方，就是要指引你的迷津。叫你不要去妄走了路頭。俺老實告訴你吧。你要去參禪學道，緣分還夠不上哩。」白玉蟾聽了他的說話，心中那得會不驚駭。就說道：「師兄既說沒有堅絕道念的人，走不上這個山巔，怎麼又說俺參禪學道，尚夠不上緣分呢？」（這話委實又是打不破的一個悶葫蘆。）那童子却哈哈的笑道：「你且莫問。倘然你要明白俺的說話，除非見了俺師父。你才會澈底領悟呢。」白玉蟾道：「你師父在什麼地方？煩你領我去見見吧。」那

童子點了點頭說好極。你就跟隨俺走吧。果然那白玉蟾就跟隨小童。穿林越脊的走了一徑路程。渡過一頂石橋。那橋下有兩棵雙人合抱不過的大松樹。樹下有一帶茅廬。白玉蟾跟着那童子。走到大松樹下。聽得松風謾謾。聞着琴聲。和兵刃接觸的聲音。聽得人心怡神蕩。又聽得人骨戰筋搖。白玉蟾正要邁步向前踏進。忽然聽得牯牛似的吼了一聲。震得山谷響應。那樹脚下早跳出一隻吊睛白額虎來。把身體立直。張開巨爪。就要撲將過來。（可見這地方絕非尋常人所能到得。）白玉蟾大吃一驚。方要轉身躲避。那個小童早笑嘻嘻的走了過去。將那老虎攔腰抱住。說道莫怕莫怕。這是俺們的看家虎。是不會傷人的。你放心走吧。那小童說着。早又把虎放下來。咄的一聲。那虎便低着頭。剪着尾。一搖二擺。像很斯文似的向山坡上走了上去。（這童子可謂弄虎如貓。世有虎而冠者。當視之若鼠。更不值得一叱。）白玉蟾這才鼓着胆量。跟那

童子走進茅廬。便見草堂上坐着一位相貌清奇，峨冠博帶先生。年紀大概在四旬左右。兩目炯炯。有神光射人。一見白玉蟾走了進來。便呵呵的笑道。俺算定你這時候。也應該來哩。（居然未卜先知，更自奇特。）白玉蟾慌忙走過去。跪下稟道。弟子愚昧。不知先生是一個世外高人。隱居在此。敢請教高姓及道諱。好讓弟子有一個稱呼。那先生拈鬚微笑道。好啊。你起來吧。你既然有緣分。到這裏。俺就把名姓說給你聽吧。俺叫傅振邦。道號叫松雲居士。俺的祖父名。叫傅冠。是在明末被清兵所執。盡節死的。俺父親帶着俺到這地方來隱居。讀書耕種。直到現在。已經有幾十年頭。幸喜這地方。也沒人能夠走到。倒是一個避秦的世外桃源。俺看你骨器不俗。倘然你願意在這裏。俺們就做個道伴吧。（白玉蟾正求之不得。安有不願意呢。）白玉蟾一聽他的說話。格外傾敬。到了十二分。就連連作揖道。弟子蒙先生不棄。倘能日親函丈。早晚親承教誨。

真是弟子的大造化。豈有不願意的呢。但是弟子尙有一層疑問。要求師父開示。就是弟子剛到這地方來。師父何以曉得弟子要來求道。却派小師兄去引導。俺到這地方來哩。傅振邦笑道。這又有什麼奇怪。俺們讀書的人。於數理兩個字參不透。還能夠叫做學問嗎。數理既能夠明瞭。凡事那裏會不預先曉得呢。這種學問。在佛氏叫做神通。在我們儒家。只叫說數理。佛氏說一切衆生都具足神通。只是爲俗塵所障。迷亂了本性。所以就這神通拋失。我們儒家也說萬事萬物。無非一個數理。只是爲人欲蒙蔽了性天。故把個數理。弄得悽悽混住。可惜你從前所讀的書。所用的工夫。都是隔靴搔痒。沒有得到衣鉢正傳。你且在這裏。再用些實地工夫。將來自會領略得出的。（只此寥寥數語。便知作者胸中。滿儲鱗甲。）從此白玉蟾。就住在蓮花峯。跟松雲居士學道。那松雲居士。起先只教他靜坐法。又叫他去研究些易理和河圖洛書。閒着。就親自和他

講解。白玉蟾本是天資聰敏不過的人。所以只消略略的指點。就能夠舉一反三。不到一年工夫。已把理數兩個字。研究得很澈悟。那松雲居士見他果然是個有根基有智慧的人。又把那天文、歷算等書。教他去研究。又教給他些奇門、韜略等學術。白玉蟾也自然就一學便精。松雲居士又對白玉蟾說道。現在你各種學問。也可算得是略窺門徑。（這四字却已不易。何況更精深呢）所欠缺的。就是內功修煉。還沒有基礎。所以不能教你劍術和技擊的本領。你須再苦苦的用工。把精氣神會聚起來。煉到從有化無。從實化虛的時候。俺再傳授你的劍術。你自己去用功修煉吧。白玉蟾就從此格外的去苦苦修煉。又過了個多年頭。白玉蟾把內功已煉到純熟自然。那松雲居士就傳他運氣馭神。降龍制虎。安爐鼎。調鉛汞。搬運水火。顛倒坎離的練劍秘訣。白玉蟾本是無書不窺的人。對於這些道理。頗能夠了解得一二。現在一遇正傳。自然格外來的。

透澈。不消一年功夫。也把劍術煉成。那其餘一切的技擊本領。簡直迎刃而解。毫不費力的就都精熟。那天松雲居士就對他說道。你現在的數理和劍術已經有點門徑。你曉得你妻子現在在什麼地方麼。白玉蟾本來是一心學道。把妻子功名的念頭。久已拋棄。從沒有去轉念過。現在聽得松雲居士問他。就掄指一算。不禁有些現出驚訝的顏色來。說照數理上推算起來。俺岳丈的全家。已都死於非命。俺妻子幸而遇救。但已被人帶向東南方的紹興府去。惟究竟在什麼人家。弟子學淺。一時却推測不出。松雲居士笑道。你算的果然不差。現在你妻子的搭救的人。名叫黃祖仁。就是那年在金陵酒肆。贈銀給你的那人。他已經認你妻子作爲義女。你趕緊到紹興府去。將你妻子領來。一則你夫婦完聚。二則俺還有話和你夫婦說明。事不宜遲。你就下山去辛苦走一趟吧。（這辛苦豈非義不容辭麼。一笑）白玉蟾跪下稟道。這事弟子却不願去。因爲

弟子自從到這裏來。却早把妻子功名的念頭打斷。現在豈能重蹈愛網。再惹塵緣。以自尋苦惱麼。松雲居士不禁呵呵的笑道。你現在要拋棄妻子。就算修道嗎。那裏曉得修道的人。真情却也不容泯滅哩。佛氏所以要慈悲一切衆生。也無非是一個情字。（立想奇特。爲大乘般若作妙解）我們儒家的吃緊功夫。第一是注重五倫。人事未了。安望成仙作聖麼。（一語喝破。爲頑空消極者。下一針砭）何況你尙有一番偉大的事業。不比尋常的富貴功名。那容你先灰心絕念哩。你趁早去把你妻子帶到這裏來。俺再告訴你仇人的名姓。好讓你夫婦去替你丈人報仇。白玉蟾聽得師父這一番說話。覺得很有理由。當然不敢再說。就辭別了師父下山。自己却換了一身華麗的衣服。連夜的夠奔紹興府來。見了黃祖仁。述明自己的姓名來意。黃祖仁把他留下。擇了一個吉日。和瓊英成親。白玉蟾就把自己的經過行踪。和奉師命帶他同去的話。一一都

告訴給黃瓊英聽。黃瓊英本是有根基有智慧的人。一聽他的說話。自然也就贊同。他們也明明曉得黃祖仁的意思。要想留住他們。無奈他們却都是志趣高超。將那金銀俗物。視同塵土。那能夠使得他們留戀哩。所以一到第三天的早晨。白玉蟾就留下一封字柬。他就攜着黃瓊英。借遁法離開紹興。直往南嶽衡山來。二人到了蓮花峯。叩見過松雲居士。松雲居士看見黃瓊英這樣品貌天人。資質絕世。不禁大喜說道。你們夫婦二人。真可說是天生一對。地長一雙。將來的造化大哩。（神仙眷屬。福澤自必不凡）俺告訴你們吧。你們的仇人。現在尙在鄱陽湖中。一叫滿江飛焦五。一叫混水龍邱雲。你們可去把他殲滅。不但你二人報了大仇。也可以替來往商賈。除一大害。不過你們到那裏。要遇着一個有本領的人。須好好的收伏住他。將來可以做你們的幫手。你們也可以不必再往這裏來。可逕向安徽廬江北峽山去。那裏才是你們興基立業的。

地方呢。白玉蟾又問道：師父叫我們到北峽山去，創什麼基業。弟子愚昧，却一時猜測不出。（可見理數尙未登峯造極，不然，又何消叩問呢？）松雲居士笑道：你的算數也，算得研究精深，爲什麼還澈悟不出嗎？那北峽山現有一個有造化有本領的人，在那裏稱雄圖霸。這人名叫朱瓚，是明朝嫡派的子孫。江湖上人稱做小明王，現在手下已有數十萬雄兵。江湖上的奇人俠客，佈滿天下，都是他的羽黨。他們這班人，專一除暴安良，斬貪官，殺污吏，以拯救百姓，恢復明室爲宗旨。現在因爲清朝的氣數正旺，所以也不敢舉兵，只做個海外扶餘，奉着大明的正朔。他那邊的軍師，名叫女諸葛雲鳳仙，是俺師妹。你們到北峽山，他們自會收留你的。白玉蟾夫婦，別拜了松雲居士，駕劍遁離了南嶽嶺，往江西省境來，到了鄱陽湖邊，只見水勢浩漫，帆檣雲影，來往不停。正不知那一隻賊船，白玉蟾掄指一算，曉得天交日晡時候，這賊船就一定要泊岸的。他

夫婦就守候在湖邊。直等到金烏墜水。餘霞散江。才看他湖泊上。有一隻小船。蕩着柔櫓。呀呀啞啞。搖近岸來。（可惜是隻賊船。未免太殺風景。）船頭上的一個小伙計。就把船向岸邊泊定。艙中跳出一個大漢。滿臉的怪肉橫生。黃瓊英却已不能辨認。這人是不是殺他父母的仇人。但是一望而知。也不是一個善類。那大漢。一眼看見他們這一對華服翩翩美男女。早就眉花眼笑。伸長了一顆狗頭。招着手喊道。二位相公姑娘。要乘船過湖。就請上來吧。（財神不請請殺神。也算他自轟霉頭。）白玉蟾笑道。正是俺們要擺渡到湖口去。請你載一載吧。那大漢聽得。就趕緊叫伙計擱起一隻跳板。讓白玉蟾夫婦走上船去。（生意經上門。那得不歡迎呢。）那大漢又跳上岸去。沽了些美酒。買了鷄魚鴨肉。拿上船來。就對白玉蟾笑嘻嘻的說道。客人也吃一杯。散散悶麼。一邊說着。一邊早把一雙賊眼。直睽着黃瓊英。眼珠也不瞬一瞬。（賊態可掬。）白玉

蟾暗暗的罵道。這狗賊。死在臨頭。還要這樣的不識進退麼。就假意和他搭訕着。那大漢就坐在船頭。自斟自酌起來。却故意延宕着。並不開船。白玉蟾心中很明白他的意思。曉得他要等到天光昏黑。才好搖到湖心去動手。齊巧等了好久的辰光。並沒有旁的搭客。不一會功夫。天光已漸漸昏黑下來。那大漢把酒肴都已吃完。這才站起身來。吩咐開船。那船伙便把那甲板移開。用竹篙輕輕一點。船已離岸。就打着槳。向湖心而去。那大漢又去艙內。點起一盞燈來。白玉蟾就向他問道。船主你貴姓啊。你那伙計。又叫什麼名字呢。那大漢笑道。你問俺嗎。俺的名頭。那一個不曉得。叫滿江飛焦五。是這裏最熟悉水路的老船戶哩。那是俺的小伙計牛二啊。白玉蟾笑道。原來你就是滿江飛焦五。俺倒也久已聞名。還有你的那同伙混水龍邱雲。他爲什麼不在這船上呢。那焦五被他這一問。登時吃了一驚。暗說。不好。這個人大概也是我們水路幫中的人物。

要不然。怎會曉得俺們的行徑哩。（這賊可謂瞎眼。水路幫中。那有此漂亮人物）就搭訕着道。他現在已不做船上的生意了。客人你貴姓啊。你問俺們邱大哥。難道却和他相識麼。白玉蟾道。豈但相識。還曾同做過一輩子的生意哩。俺叫白龍王。你難道也沒見過嗎。那年你們打劫那個卸任的寶慶知府。這筆生意。不是俺去採盤子。兜荐給你們的嗎。（愈說愈像鬪趣的妙）這廝發了橫財。就把俺忘記。俺須得去尋他去算賬。他要不答應。俺就去出首告他。看他還能夠逍遙法外嗎。焦二聽他這樣原原本本的一提說。心中更自着慌。暗暗想道。這廝果然要去出首。豈不連俺也被他攀扯在內麼。罷罷罷。一不做。二不休。管什麼同道不同道。義氣不義氣。俺把他一殺。從此就可滅口。（起初是因畏罪而起歹念）再者。俺看這廝。衣履這般齊整。說不定新近發了什麼財。香身邊帶着金銀珠寶哩。把他做了。又可發一注大財。這個美貌姑娘。還怕他逃

走了嗎。等俺快活幾時。再把他一賣。起碼也可以到手三五百金。他想罷。不禁洋洋得意。（爲財爲色，總不外強盜的打算）他想罷。並不回答。就躍上船頭。揭開踏板。取出一柄闊口鋼刀。迎風晃得一晃。對着艙中喝道。今天休怪俺不懂交情。總只算你們是自尋死路。倘然俺要饒了你。你去一出首。俺不是就要受你的累害嗎。說着。就提刀直奔艙中。他以爲白玉蟾手無寸鐵。包管一跳進艙去。就吃砑一聲。把他的頭顱砍墮下來。（天下那有此易事。這賊可謂不睜眼說話）白玉蟾一見他惡狠狠的提着鋼刀。直奔進艙來。等到他脚步。剛剛跨進艙門。就大喝一聲。焦二就翻身栽倒。頓時骨軟筋崩。倒在船板上。分毫不能動彈。（誰教你欺負他徒手。這時也叫你看點顏色）白玉蟾走過去。奪下他手中的刀。就指定着他罵道。俺把你惡賊。你不認得俺嗎。幾年前。俺的岳丈一門老幼。全被你這兩個惡賊害死。現在俺正是來尋你報仇的。那焦二尙

要求饒。早被白玉蟾。手起刀落。砍倒艙中。那個船伙。曉得不好。正要預備躡身向湖中躍去。好負水逃命。那知早被白玉蟾眼快。跳到船頭。駢起兩個指頭。在他肩窩骨上。輕輕按得一按。就聽得哎喲一聲。頓時踣倒。要知這船伙的性命如何。且待下文再交待吧。

評曰。白玉蟾以骯髒風塵。發心向道。孰意反因此得遂奇緣。造化顛倒弄人。豈不令寒士酸丁。問而妒羨乎。且夫波濤萬頃。一葉扁舟。赤手誅仇。笑談却敵。無一不使人色舞眉飛。非頰上添毫妙手。其敘事蓋不能形容其彷彿也。

第六回

脫穎一朝揚眉成國士 報恩三世揮淚遣門徒

却說那個船伙。早被白玉蟾點倒。跌在船首。不能動彈。白玉蟾就用手指着他。喝道。該死的惡賊。俺問你。那個混水龍邱雲。他現住在什麼地方。你告訴俺明白。俺便饒你的狗命。那船伙那裏還敢違抗。只得哀求着說道。好漢要報仇。俺便說給你聽。那邱雲。現在他因發了大財。却不做這水上的生意。他自己蓋造了一所房屋。就在這靠近湖邊的五柳村中。（妙妙。強盜洗手。也算得絕交息游。）有一所新蓋的大宅院。便是好漢就請放了俺罷。白玉蟾道。你既然說了實話。饒便饒你。但這時候也放你不得哩。說着就去船上截了一段帆索。將他的手足縛了一個堅牢。再割下了他身上的一塊衣襟。堵塞在他口中。就笑道。且屈駕在這裏看守着船隻。待俺去殺了邱雲。再來放你吧。就去拿刀。把

焦五的首級割下。拾在手中。（心事細甚）挽着黃瓊英。駕起劍光。離開鄱陽湖。直往五柳村來。這時候。天時已交近初更。五柳村本是一個僻靜的村落。早已行人絕跡。白玉蟾飲着遁光。和黃瓊英在這村落的前後。察看了一會。這村落也約莫有五六十戶人家。向東有一所新建築的大宅。裏面透着燈光。他們估量着。這裏定然是那個五柳村了。因為附近再尋不出這樣稍整齊的一個村落來。那所簇新的房屋。不消說得。當然就是那邱雲的住宅。（絲絲入扣。筆底毫不多費周折）他們剛行了幾步。那宅邊早躡出幾頭野狗來。對着他二人。汪汪的亂吠了一陣。白玉蟾一蹙身。已帶着黃瓊英上了那所房屋的屋脊。越過兩重院落。便見有三間廠廳。東西配房。廳上點着兩枝粗如人臂的蠟炬。燭光下看得分明。原來廳上。正擺着一桌酒筵。正中面朝南。坐着一個彪長大漢。旁邊坐着一個後生。頭戴瓜皮小帽。身穿百花簇蝶錦袍。上罩寶藍素緞。

背心鬼臉鷹腮。獐頭鼠目。（好付儀表，可見得不是個善類。）下首坐着一人。禿頂光頭。身穿黑綢中襖。可惜他的臉朝內，背向外。所以却不能辨認得出他的面目來。白玉蟾估量着這三個人，當中一定有一個是混水龍邱雲。只恨一時猜測他不定。只得耐着性子。在屋面上聽着他們的談話。就聽得那大漢說道。現在時候已經不早。焦五哥爲什麼還不來赴席呢。下面那個禿頂就哈哈的笑道。盧大哥。俺和你說吧。老五。他今夜未必能來哩。大約他又得着了買賣。咱們明天再罰他一個東道。不就行了嗎。那後生也笑道。邱大哥的話不差。俺聽說焦五哥。近來的生意的確不錯。他還包着一個窰姐兒。每夜去窩心取樂哩。咱們明天索性到他那個私窩子裏去。吃一個痛醉。這個東道還愁他抵賴得去的麼。說着。三個人都拍手大笑。那個禿頂又喚着一個家人。叫他去催酒催菜。自己先舉起杯來。一起飲乾。那大漢和那個後生也喝了個點滴不剩。

這酒只算送死筵宴，可惜他三人，連做夢也想不到。在這個當兒，白玉蟾和黃瓊英，在簷際翩翩的飛落下來。大踏步只向廳中走了進去。他三人，猛不防被他們撞進，忽地都立起身來。那邱雲早一眼看見白玉蟾，手內拎着一個人頭，不由的吃了一驚，只得喝問道：你們是那裏走來的這一雙野男女，到這裏來放肆，也不去江湖上先打聽打聽，俺混水龍邱雲的來歷，却胆敢來撞席麼？白玉蟾哈哈的笑道：你就叫混水龍邱雲麼，好好好，俺却是正要來尋你的說罷。已經一伸手，把邱雲提了起來，像攢小鷄似的，早已攢跌在地上，動彈不得。隨即用手指着那大漢，和後生，喝道：你二人叫什麼名字，是他的什麼人，快說出來。俺便饒你的性命。那大漢尚未回答，那個後生，早對着黃瓊英，撲通跪倒下來，口中好姑娘，親姑娘，的亂叫了一陣。（賊骨頭妙態如掬）仰着脖子，哭告道：俺名叫小白臉張英，（好貨）姑娘千萬饒了俺的性命，俺有一番人心，自

然要報答姑娘的。（恐怕你這種報答，却是不存好心，死到臨頭，尙要油嘴）說着就兩手扳住黃瓊英的一雙蓮瓣，磕下頭去。恰巧把鼻尖碰在他腳尖上。不住的亂嗅。（一味歪纏，可謂胆大包身，一笑）黃瓊英早把腳尖向上這一挑，就聽得啞啞了一聲。已把他踢翻在地。登時鼻破血流。白玉蟾看見張英這種輕薄的態度，早就怒從心上起，惡向胆邊生。把口一張，一道白光，把張英的一顆頭砍落下來。那大漢看得親切，就嚇得像篩糠似的，抖戰着口中說道：俺俺俺叫吳傑，是是是縣中的一一名快班。望好好漢饒了俺罷。（快班這樣的膿包，可發一晒）白玉蟾哈哈的笑道：你既然是一個快班，就該捕獲盜寇。才算是克盡厥職。却不應該和強盜通連一氣。可見得你也不是一個安穩的東西。一定饒你不得。說着也吐出劍光，把他殺死。這才對邱雲喝道：狗賊寇，你還記得那年在湖上謀害的那個卸任的知府嗎？他就是俺的泰山。可憐他

全家老幼都死在你這兩個惡賊手中。是俺夫婦。今天特地來到這裏報仇。那個焦五已被俺殺死。你既然和他同黨。也應該和他一同做鬼。才算得你們的義氣哩。俺現在和你說明。也可以叫你死得瞑目。只見白光繞得一繞。邱雲已身首異處。白玉蟾又去把邱雲一家老幼十餘口。完全殺死。把金珠細軟等物收拾着。打了一個包裹。就把兩個人頭挽在一處。再到湖邊。夫婦二人望空哭奠了一番。這才把兩顆首級拋入江心。（只有半截入水。還算他們便宜）他夫婦見大仇已報。就駕劍光離開鄱陽湖。往安徽北峽山去。到得天光大亮。他二人行到安慶地界。驟聞得耳後呼呼的風聲。有似掣電奔雷的神速。直往他二人心後追來。（神異莫測。大是怪事）白玉蟾曉得有些蹊蹺。隨卽落下劍光。他夫婦二人坐在一個山坡脚下。等候着。早見正東方青光一閃。頃刻就落下一個龐眉廣額。修髯如戟的老叟來。兩目神光炯炯逼人。（的是劍俠一流

人物）對着他二人叱道：你兩個休得逃跑。趁早把背上的包袱留下。俺便饒你們不死。要不然俺先用劍光斬了你們的頭顱。這包裹仍然是不會飛逃走的。白玉蟾聽他的說話。就估量着他一定是個獨脚大盜。不禁就呵呵笑道：你要我們的包裹麼。這却不難。你究竟是個什麼大來頭。有多大的本領。你告訴給俺聽。果然夠得上資格。俺就把這包裹給你。否則俺倒肯答應。恐怕這包裹却不肯承認你這主人呢。那老叟怒道：諒你這小輩也沒曉得俺的來頭。（不曉得來頭。那知他的來頭更大呢。這老兒可謂班門弄斧）俺名叫追雲太保。郝龍家住在河南嵩山的小五岳峯。你去江湖上打聽吧。看有什麼金銀珠寶。經過俺的眼中。曾逃走過的嗎。白玉蟾笑道：俺道是什麼大來頭。原來是一個無名小輩。俺看你這偌大的年紀。還是趁早走開。免得白送死吧。郝龍大怒。就把口一張。呼的一聲。吐出一粒青丸。迎風一晃。就變成一縷青光。直向白玉蟾

頸際飛來。就聽得叭啾一聲。把一棵大樹的杈幹直劈了下來。再看那白玉蟾夫婦。連影踪都不見了。郝龍不由的大吃一驚。暗說奇怪。他不是分明被俺劍光裹住了的嗎。怎會一轉眼。兩人都會不見呢。（既然曉得奇怪。爲何還不覺悟。可見他未曾見機。）郝龍正自尋思。忽然聽得山坡上有人拍手大笑的聲音。郝龍抬頭看時。却正是白玉蟾和黃瓊英。坐在一塊大石頭上。指手劃脚的對着他譏評嘲笑哩。郝龍一時怒不可遏。就飛身追上山坡。只見白玉蟾夫婦撥轉身就往一個大樹林中逃走。郝龍也跟着追進林中。白玉蟾用手對着那些樹木指得一指。頃刻就見天旋地轉。石走山奔。那些樹木。就一重一重的把郝龍密密的圍裹住。郝龍東撞西突。却如銅牆鐵壁。不能移動分毫。他心中好生焦躁。正想吐出劍去。將這些樹砍倒。自己好走了出去。再去尋找白玉蟾殺他。（呆鳥蠢得可笑。）忽然就聽得天崩地塌的一聲响。郝龍腳底下。早裂開

一個陷坑。把郝龍直陷落下去。那身體周圍。都被山石緊緊的嵌住。只剩着一顆頭。露在陷坑上面。渾身不能動彈。那白玉蟾早背負着手。走到陷坑的面前。呵呵的笑道。你這時候。心中輸服了嗎。你要是再倔强。俺也吐出劍光來。把你殺死。看你還敢賣老稱能麼。（賣老稱能。落得這樣丟醜。今之倚老賣老者。可作榜樣。）郝龍沒奈何。只得哼了一聲道。罷了。不料俺一世的英名。都喪在你手中。俺倒要問一聲。你們也究竟叫什麼名字。你們的本領。又係打從那裏學來的。請你告訴了俺。讓俺也死得瞑目。（到底是硬頭皮。心不甘服。）白玉蟾點點頭道。好極。俺就說給你聽吧。俺叫白玉蟾。俺師父是南嶽衡山蓮花峯下的松雲居士。傳振邦。俺就是跟他學的本領。你現在心可屈伏麼。郝龍這才哀告道。原來你是傅先生的弟子。傳授了他的丁甲神術。俺安敢不拜伏呢。求你把俺放開。俺情願拜你爲師。練習道術。不知你肯答應麼。（可見松雲居士名

震江湖。不然。郝龍如何能曉得他的道術呢。白玉蟾笑道。就是這樣吧。你既真心要練習道術。俺安肯不答應你哩。說着。把手一放。只聽得震天似的霹靂一聲。郝龍睜開眼睛看時。自己仍舊站立在坡前。那裏有什麼銅牆鐵壁的林木圍繞。更那裏有什麼陷坑。郝龍只得向着白玉蟾磕頭禮拜下去。要拜他爲師。白玉蟾慌忙攙扶着他道。你要拜俺爲師。這個俺却當不起。那有年輕的師尊。却有這偌大歲數的徒弟呢。（這樣的師徒。委實是出類拔萃。）你要研究道術。俺就和你互相砥礪吧。郝龍也站起身來。呵呵的笑道。這又算得什麼呢。你以爲你的歲數輕。就不配做俺的師父嗎。從前孔子也。曾師過項橐。項橐不過七歲。孔子尚且要稱他爲師。韓文公也說過。吾所師者道。詎知其年之先後於吾。照這樣看來。俺又有什麼不能夠拜你爲師呢。（居然淹博古今。豈非盜亦有道者嗎。一笑。）白玉蟾笑道。好好好。你既然這樣的引證起來。俺也就只

得把一人之患好在爲人師的一句古話。權且擱置起來。就算你是我的徒弟。現在俺師父却叫俺到北峽山投小明王去。將來輔佐他建立一番事業。大概你也願意一同去的。郝龍掀鬚笑道。願願願。俺也耳聞小明王朱璜。是明朝的後裔。又是當時的豪傑。手下三山五嶽的奇人異士極多。俺們去投奔他。真可算得是出幽谷遷喬木哩。時機莫失。俺們就趁早赴北峽山去吧。說罷。三人就都駕起劍光。直奔廬江府去。不消半日。已到了北峽山。他們一進谷口。就見一騎駿馬。馬上坐着一人。戎裝佩劍。帶着三五個健兒。直至他三人面前。那人翻身下馬。拱手說道。俺奉寨主軍師的將令。特來此迎接三位入山的。（竟是未卜先知。可見山中有不少的奇人。）白玉蟾、黃瓊英、郝龍三人聽得都暗暗的驚異。也都拱手。和那人彼此通問了姓名。原來那將名叫穿雲豹李煜。三人就跟着他。轉過幾重山嶺。才望見峭壁千尋。湖波萬頃。便有旌旗蔽日。金鼓震

天。那人馬蟻聚蜂屯。星馳電掣。都在峭壁上。或是湖波上。踏空飛走。（寫得聲勢駭異驚人。）李煜領着他們三人。從峭壁上一躍而下。郝龍本來是工夫絕頂的人。看得這事本沒有什麼希罕。那黃瓊英由白玉蟾挾腋着。當然也毫不費力的。就飛身下了石壁。又轉過幾個山坡。就見平蕪萬頃。樓閣連雲。真是別有洞天。迥非塵境。（世外桃源。豈俗人所夢想得到。）再走過好幾十里的路。才看見有一所偉大的宮殿。朱門金獸。碧瓦雕甍。門前排列着許多雄赳赳。氣昂昂。彪虎般的武士。檠戟森嚴。聲勢煊赫。李煜跳下馬來。導引着他三人。走進宮門。穿過了幾重殿院。只見有七層堦石的大殿。殿前有一座方台。台上建着一根方斗長桅。兩人合抱不過的大木。上面扯着一面紅綢黃字的大帥旗。殿堦下面也排列着幾十個羽林衛士。那李煜叫他們三人侍立在堦下。他便走上殿去。歇不多時。就聽得殿上傳喚的聲音。叫他三人進見。白玉蟾、黃瓊英、

郝龍三人就都一齊上殿。及至走到殿中，只見上面坐着一人，黃袍繡蟒，頭戴雙龍嵌寶平天冠，粉面丹唇，龍顏日角，旁邊坐着一個女子，生得蛾眉帶殺，杏眼含威，身披一口鐘大紅酒金百花錦緞袍，頭戴雙鳳含珠紫金冠。那不消說得當中坐的，就是小明王朱璜。旁邊那個女子，正是女諸葛雲鳳仙。白玉蟾和黃瓊英、郝龍就俯伏在地，朝上參拜。就聽得當中的那人說道：「好好好，你們立起身來，不消參拜吧。」松雲居士也是這裏的國師，他既然叫你們到這裏來，幫助俺成功大事，想你們的本領一定也是很可觀的，說着，隨卽勅封白玉蟾爲內閣中書，黃瓊英爲軍師府參贊，郝龍爲步校統領，那白玉蟾夫婦另外賞賜一所宅院，真是朱門甲第，貴冑王侯。（平地青雲，足爲寒酸吐氣）從此白玉蟾就在這北峽山中，輔佐朱璜，招羅江湖的奇人異士。那黃瓊英也練成一身驚人的劍術。他夫婦二人又在北峽山前，用了甲奇門的佈局，化了一座茅廬。

預備吸收導引一班新進的志士。好把他們的身心訓練過一番。然後看他們的緣法。遇緣分深的人。就送他到帥府充當職位。緣分淺的人。就派他們到江湖上去。或是自霸一方。或是結黨嘯聚。專一割土豪。鋤惡霸。殺貪官。懲污吏。除暴安良。招軍屯馬。和北峽山遙通聲勢。（着此一筆。爲後文李七侯散綠林帖張本。）那一天。朱璜忽然派人到山前。宣召白玉蟾夫婦。上殿陛見。白玉蟾黃瓊英。到山後朝拜過。朱璜就對他夫婦說道。剛才你師父松雲居士。曾用飛劍傳遞來一封書信。（飛劍又能傳書。大奇。豈非較無線電尤便利麼。一笑。）他說你夫婦有一個恩人。在浙江紹興府地面。這人名叫黃祖仁。你們和他分別後。已經有了三十多個年頭。現在黃祖仁夫婦。已早經故世。他兒子黃左彌。雖然也一樣的揮金慷慨。可惜他却做了許多縱富驕淫。恃強凌弱的事跡。現在却有一個仇家。要殺害他全家老幼報仇。這人名叫冲天鷄子竇成。是金鷄峯

飛雲和尚的徒弟。因爲他的父親。被黃左弼害死的。你師父信中說。照理須你們去救他。但是黃左弼的爲人。彷彿是一個土豪惡霸。平生造的孽也很多。現在應該要受這樣惡報的。（論理却不能救他。）並且父仇不共戴天。倘然你們去救了他。豈不是不准許人家報仇的嗎。這樣逆天理良心的事。我們劍俠是萬萬不可做的。（論情更不可去搭救。）但是不叫你們去搭救。又辜負了當年黃祖仁對你們援手的一番恩德。所以你師父這才寄信來。叫你卽刻派人去到紹興府。把黃左弼的兒子黃三泰。搭救上山。你們可以趁勢造就他一場。才不理沒他祖宗行俠仗義的一個收成結果哩。（揆情度理。恩怨分明。劍俠行徑。大率類此。）白玉蟾黃瓊英一聽這番說話。想起當年黃祖仁待他夫婦的許多好處。不禁心中有些傷感。流下淚來。但是自己也不能夠違背師囑。去逆天行事。他夫婦回歸府第。仔細的推算。曉得這天夜間。黃左弼一家。都要

遭橫禍飛災。倘然他夫婦二人要親自往紹興府去呢。一定義氣激發。不容自主。就要挺身露面去保護他全家。所以他夫婦也不敢去。只得把這事對郝龍說明。叫他去把黃三泰搭救上山。（如此轉折。便覺絲絲入扣。文字絕不唐突。）郝龍這才一駕劍光。逕往紹興府來。

評曰。白玉蟾誅水寇報仇。爲全部書中文字。主中之賓。而收郝龍往北峽。山蓋又賓中之主焉。其文筆節節剝換。妙在全無朕跡可尋。而氣勢至此。忽一收束。然後羣山萬壑。奔赴腕底。自足蔚成巨觀。固不僅波瀾壯闊。開豁胸襟眼界已也。

第七回

銅官山獨力鬪羣雄 李新村三英小聚會

却說郝龍奉了白玉蟾的命令。一駕劍光。到了紹興府地界。打聽着毒虎村。來到村前。正值黃三泰和一衆莊客佃戶的子弟們。在那裏賣弄拳足。郝龍一問衆人。曉得他就是黃左弼的兒子黃三泰。他這才搶過去。拾起他打死的烏鴉。轉身就走。果不其然的。黃三泰就追趕下來。郝龍把他帶回北峽山。他起初看見白玉蟾夫婦。住的那幾間竹籬茅舍。以及郝龍把他禁着練武的石屋。却都是白玉蟾用丁甲奇門幻化出來的。等到黃三泰的功夫練成。白玉蟾就把奇門法撤去。所以黃三泰能夠跑向後山的峭壁上。窺見他們操閱人馬。這其實也是他們故意使他看見。好叫他明白他們的舉動不凡。白玉蟾曉得黃三泰沒有緣分在山寨。才傳授他金鏢。命他回轉故鄉。郝龍和黃三泰不分星。

夜。趲程前進。他二人走了兩三日。也不過趕了幾百里路程。黃三泰就向郝龍問道。郝師兄。俺記得那年上山的時候。不是你帶着俺。一夜天就趕到北峽山的嗎。怎麼現在走了幾天。還沒有走到呢。郝龍呵呵的笑道。這個道理。你那裏會曉得。俺當初帶你上山的時候。因師父賜給俺一道丁甲神符。能使用縮地法。所以不消一夜天。就由紹興府趕到北峽山。現在師父不叫俺們使用法術。又那能夠飛渡呢。（這話分明說謊。可見其中別有作用。）你這時候。也不消心急。橫豎再歇兩天。總要趕到紹興府的。黃三泰聽了他這說話。也就無可奈何。只得渡水登山。跟着他向前走去。一路上談談說說。有吃有喝。倒也不十分寂寞。那天正走到銅官山的大通鎮地界。忽然山坳裏一棒鼓响。冲出十餘個大漢來。爲首一人。生得豹眼鬪腮。手執一柄單刀。後跟一人。黑臉堂。兩道漆黑的濃眉。手使兩柄板斧。原來這班人。正都是剪徑的強人。頭前的名叫撲刀李。

俊。後面的叫快斧子黑雄。兩人一擺兵刃。截住去路。大喊過路的肥羊。留下買路的例規來。饒你不死。不然就請伸過頭頸來。嚐嚐俺這刀斧的風味吧。（這風味可惜嘗過的人說不出好壞。一笑）黃三泰大怒。拔出金背寶刀。踉步向前。喝道。俺把你們這班不睜眼的毛賊。連俺也要搶劫麼。不要走。且吃俺一刀。那李俊黑雄那裏曉得他的本領。就一個綽起雙斧。迎頭劈下。一個緊握單刀。使一個撥草尋蛇的勢子。直向他胸窩刺來。黃三泰却毫不介意。早把金刀向上一掀。把雙斧削斷。那李俊的刀。剛剛刺進他的胸膛。早被他飛起一脚。正踢在他的手腕骨上。就聽得噹的一聲。那柄刀就平空的飛去。墮落在地下。二人大吃一驚。撥頭就要逃跑。（這樣本領。只算螳臂當車。可發一笑）黃三泰呵。呵大笑道。這樣的膿包。也要做强盜嗎。這時候。你們要放俺走。俺倒不情願走哩。說着就提起金背刀。直追過去。那李俊黑雄。剛走進山坳。就聽得一聲胡哨。

那山坳內。又轉出七八個強人來。都各擺兵刃。沖截過去。把黃三泰團團圍裹住。都一齊喊叫道。好囚囊的。俺們看你有多大的本領。敢到這銅官山的地方來充好漢嗎。說着就各舉兵刃。亂砍亂殺過來。那追雲太保郝龍。他因爲要試驗黃三泰的本領能爲。所以只袖手旁觀。並不去幫助他。你看。好黃三泰。他見衆強寇往上一圍。兵刃亂舉。早就施展出八八六十四路大花刀法來。但見黃霧瀾漫。金花錯落。繽紛繚繞。連全個身體都被籠罩住。看不出人和刀的半點痕迹來。（極寫刀法。又是異樣筆墨）頃刻間。便殺得衆強人拋槍棄劍。斷鐮折鞭。都跳出重圍。說道。好好好。你候着罷。走的不算好漢。黃三泰收住了刀法。把金背刀懷中抱月式的托定。呵呵的大笑道。好小輩。讓你們再去叫喚幾個有本領的出來廝殺吧。（寫得從容閒整之至）那班人去不多時。忽然山坡下。沖出兩騎馬來。馬上坐着兩位英雄。頭前的那人。頭戴寶藍緞。刺繡盤絨英

雄帽。身穿素色月白綢長襖。年紀在三旬開外。生得長眉虎目。四方面體。俊巧人物。手使兩柄銀鎚。後面馬上坐的一人。年約廿來歲。生得隆頤豐鼻。闊目鋼眉。身披寶藍鍛洒團花英雄氅。頭戴六瓣壯士巾。肋下佩着鋼刀。一見黃三泰。就大喝道。過路的牛子。休得逞能。待俺二人來拿你。說着。就飛馬過來。一個舞動雙鎚。一個掣出鋼刀。兩騎馬。就向黃三泰左右夾擊過去。黃三泰正待舉刀迎戰。忽然斜刺裏飛出一道青光。將鞭鎚截住。郝龍已縱身到了馬前。高叫二位。休得動手。都是自家人。俺正要給你們引見咧。那二人一見郝龍。都滾鞭下馬。趕緊拋了兵刃。抱拳拱手的笑著說道。原來是郝大哥。真是久違少見。但不知這位是大哥的什麼人。伏乞指示。郝龍就把黃三泰的姓名略歷。也約略的說給他們聽。又指着那使銀鎚的。對黃三泰說道。這位名叫鎮北方。北霸天賀兆熊。那位是河北三河縣的義士。白馬李七侯。他二位都是江湖上綠林英雄。

的首領。今天須給你引見引見。將來好彼此都有個照應。（有此一引見，便生出後文的無限波瀾。）黃三泰聽得，也就佩好金刀，向前施禮。李七侯、賀兆熊，一面還禮，一面哈哈的笑道：「黃大哥，果然是北峽山的嫡派真傳，畢竟本領出色驚人。」從此俺們綠林中又多一個出類拔萃的人物哩。說着，又問他二人：「往什麼地方去？」郝龍就把送黃三泰回紹興府的話，告訴他們。郝龍也向賀兆熊、李七侯說道：「二位賢弟，却爲什麼到這地方，做起買賣來呢？」賀兆熊笑道：「不瞞老哥說，俺們本是去到山東沂州，看東霸天武萬年去的。不料武賢弟已經動身往陝西長安去訪西霸天濮大勇，因此俺二人一場掃興，在山東盤桓了幾天。想到安徽省來，探訪幾個朋友，那知走到這裏，却遇着泥金剛賈信、飛燕子馬虎、朴刀李俊、快斧子黑雄、滾了馬石賓、大刀周盛、悶棍手方和、滿天飛江順、搖頭獅子張丙、一盞燈胡冲，這幾個人聚着一羣人，佔住了這裏的山寨，他們

硬把俺二人留下。那知巧不其然。今天遇着黃大哥。把他們殺敗。所以俺二人。才想出來。替他出一出力的。千萬想不到是大哥。這不是巧極了嗎。（要不是留住他二人。恐怕這窩巢。却保不住哩。）正說着。那山坳中。又轉出一伙人來。正是泥金剛賈信。快斧子黑雄。朴刀李俊。滾了馬石賓。大刀周盛。悶棍手方和。滿天飛江順。飛燕子馬虎。搖頭獅子張丙。一盞燈胡冲。他們又都聚集了嘍兵。一齊殺出接應。李七侯賀兆熊都高聲喊道。衆位賢弟。快莫動手。這都是自家。咱們給你引見引見吧。果然衆人聽着他二人說話。都各拋棄兵刃。向前和郝龍黃三泰廝見。彼此都通過了名姓。泥金剛賈信。就邀請他二人上山。置酒宴款待。郝龍掀鬚笑道。這倒不必費心。俺要送黃賢弟。即日趕回紹興。沒有工夫留戀。改日再相見吧。說罷。就和黃三泰辭別衆人。不多幾日。已趕到紹興府地界。郝龍就對黃三泰說道。這裏已經是你的故鄉。你可自己向毒虎村去。俺

也要回北峽山覆命。恕俺不能再送你了。倘然賢弟回府時。果然出了岔事。你可徑往河北三河縣。尋白馬李七侯。將來他自可幫助你雪恨報仇。（千里相送。正爲要替他聯絡江湖英雄。可見銅官山晤李七侯賀兆熊。蓋已早爲白玉蟾算定。）黃三泰聽得郝龍要走。就一把扯住他的衣襟說道。師兄千萬別走。小弟蒙師兄教誨一場。正好同到舍間。担擱一月兩月。讓小弟慢慢的報答。怎麼師兄此刻就要回去呢。郝龍笑道。這又何必呢。你我相見的日子正長。也無須說什麼眼前報答不報答的話。只要你牢記着師父的說話。那比報答俺。要勝過十倍。倘然你要去爲非作歹。將來就要不得好報。就連師父也不能救你。俺這時候要回山去覆命。你不必再和俺牽纏吧。說着把袖一拂。等到黃三泰再去牽扯時。却早已影踪都不見了。（舉止飄然。令人不可捉摸。）黃三泰只得怔了一怔。望空嗟嘆了一陣。這才獨自投奔故鄉來。他一到毒虎村。舉目看

時。只見風景依然。人物全非。走到自己的門首。只見一個老蒼頭。坐在把裏打盹。三泰也不去喚醒他。邁步就朝裏走。剛跨進第二重院落。就見迎面來了一個豪奴。一見三泰。就吆喝一聲道。好囚囊養的。眼睛也不睜開。白晝闖進來。撞什麼魂嗎。三泰大怒。一舉手。就是一個巴掌。直打得他齒牙崩落。滿口鮮血。直噴。兩手捧着面。連喊哎喲。哎喲的。向裏面飛逃。（誰叫你嘴得罪人。只算不睜眼自討苦吃。）三泰也不去管他。只管走了進去。早見裏面。走出一個四方面。膛。年約卅餘歲的人來。一見三泰。不由得就呀的一聲。三泰却認得這人。正是他的堂房叔父黃彬。就趕着上前行禮。黃彬就一把握住三泰的手。不由的一陣心酸。早就兩眼撲簌簌的落下幾點淚來。就對三泰說道。賢侄。自從你不辭而別。出門了這幾個年頭。那知家中。竟遭了飛天的橫禍。你父母以及一家老幼。卅餘口。就在你離家的這天晚上。通同被人殺害。你想這事。多麼悽慘。多麼

傷心啊。三泰一聽這話。就哇的一聲。尙沒有哭出聲。早把雙眼一翻。頓時暈厥過去。不省人事。黃彬大驚。慌忙叫喚了幾個家人。把他身體綽住。連聲叫喚着。三泰方才悠悠的甦省。不由的放聲大哭。黃彬勸住他道。事已如此。哭又何益。現在你既然回來。必須去慢慢打探出這仇人的下落。設法報這不共戴天的大仇。才算是你的孝心裡。（此時除却報仇。當然更沒有別法）三泰收淚拜謝。就問他叔。那仇人來殺他一家的情形。黃彬嘆道。這事俺起初也並不曉得。直到出事的第二天。才由這村舍的一班隣舍。走去向俺報信。說你全家被害。你又不如下落。俺一聽這話。頓時急得沒有辦法。只得就向府衙去呈報。由本府大老爺來勘驗過。才把你父母的尸身收殮埋葬。俺因你這份家產。眼前沒有人照管。只得就搬進這裏來居住。權且替你管理。一邊差人去訪尋你的下落。俟你回來。再作計較。果然你現在回來。這豈不是你父親的冤魂不散。要

叫你替他報仇的麼。可惜這仇人姓名。却無處去探訪啊。（就是曉得姓名。又豈易尋覓。）三泰咬牙切齒的說道。這仇人的姓名。俺却曉得。他叫做冲天鷄子竇成。就是一時不容易找得着他。黃彬不禁又是歡喜。又是驚異。就問他怎樣。却會曉得這仇人的姓名。黃三泰就把到北峽山學練本領。他師父告訴他仇人姓名的話。大概述了一遍。他叔侄二人。暢談了一番。在黃彬的意思。以爲他侄兒既經回來。理應把這家產。仍舊歸還他給他去掌管。那知黃三泰。他因爲要去海角天涯。尋找竇成報仇。這份家產。要求他叔父替他照管。黃彬也就應允了。黃三泰自己去到他父母的坟墓上。哭奠了一回。在紹興盤桓了幾天。橫豎家中一切田產等事。都有他叔父黃彬替他照管。却分毫不用他分心。（這等叔父。却也難得。）他就帶了盤川。打好了一個小小的包裹。佩了金背刀。將十二枝金鏢。插在豹皮囊中。緊束腰際。自己却換了一身素色大布袍。頭戴

青中泛藍。白鑲邊英雄摺帽。足登薄底皂靴。本來黃三泰。生得身高七尺開外。四方面膛。濃眉大眼。精神滿足。雖然着了渾身素服。倒底掩不住氣概英雄。（畫龍點睛。紙上如見其人。）他拜別了黃彬。擄了包裹。頭也不回。大踏步竟走出門去。（一心報仇。絕無顧戀。此等處。筆法最能傳神。）他心中想着。郝龍曾對他說過。叫他回家。果然出了什麼岔事。去到河北三河縣。去尋白馬李七侯。他自然能夠設法替他報仇。於是他就直接取道往河北。去尋找李七侯。在路上曉行夜宿。走了一個多月。才到了河北三河縣地界。向人仔細一打聽。曉得李七侯。家住在李新村。人都稱他做白馬李。家中極有貲財。爲人行俠仗義。專一喜愛結交江湖豪傑。綠林英雄。這白馬李。不但三河縣一縣的人。曉得他的名頭。差不多就是河北一省。提起白馬李這三個字。恐怕沒一個人不曉得他哩。李七侯他也是和北峽山互通聲氣。所以郝龍却認識他。那郝龍曉得李七

侯對於江湖上水陸英雄。各幫人物。都有交結。所以他叫黃三泰去投奔他。一定就可以打聽得出飛天鷗子竇成的下落來。（到此交待詳盡，方知銅官山遇盜一段文字，並不是閒筆）那黃三泰到了李新莊，叫人一傳報，李七侯親自出來迎接。把黃三泰讓到自己書房中落坐。黃三泰對着李七侯，納頭便拜。（真是突兀之至）李七侯慌忙用手攙扶看他，說道：「小弟何德何能，倘然兄長要行這樣大禮，豈不要折辱了俺麼？」黃三泰不禁兩眼流下淚來。這才把尋飛天鷗子竇成報仇的話，告訴李七侯，並懇求他設法幫忙。打聽這竇成的下落。李七侯躊躇了一會，說道：「小弟不瞞兄長說，大概江湖上有名頭的人物，沒有一個不曉得的。獨這竇成，小弟却並不識他，是那一路人物也罷。兄長且在這裏住幾時，待小弟散發綠林帖，聚集五湖四海，三山五岳的水陸兩路的英雄，到來一者替兄長介紹，大家好結識結識；二者向他們大家仔細探聽，一定

可以追究得出。這飛天鷓子竇成的下落來。請兄長耐心等候着吧。（畢竟李七侯有主見，不然，這竇成豈非踏破鐵鞋無覓處麼？）黃三泰大喜，又向李七侯稱謝過。李七侯就吩咐擺酒宴款待，就把黃三泰留住了下來。李七侯又去把飛天豹武七達子請來相見。那武七達子，名叫武奎，住居武家疃，乃是神力王府的皇糧莊頭，爲人行俠仗義，專愛結交江湖上的水陸英雄，與白馬李七侯，乃是金蘭至友。一聽李七侯請他，隨即帶了兩個莊丁，直往李新村來。李七侯就給黃三泰引見。黃三泰見那武奎，年紀不過卅多歲，生得隆眉闊口，巨鼻高顴，身長八尺，頭戴織緯絲纓帽，身穿青鍛子長袍，白綾襪，三奎鑲雲錦緞鞋，威風凜凜，相貌堂堂。武七達子一見黃三泰，心中也非常羨慕，彼此見過了禮。大家談談說說，倒很投機，並且大家都是極豪爽的人。李七侯吩咐擺酒上來。三個人一遞一杯，直吃得玉山顛倒。武七達子這才告辭回莊。到了明天，飛天

豹武七達子也備了一桌盛筵。請黃三泰李七侯赴席。李七侯當然不好推辭。就和黃三泰到武家曠來。武七達子也把他二人邀進書房。不一會工夫。珍肴羅列。水陸雜陳。三人開懷暢飲。正在興高采烈的當兒。忽然聽得院外喧起一片人聲來。武七達子放下了杯盞。就叫家人楊忠去查看。有什麼事。却這樣大驚小怪。楊忠走出了院去。歇不多時。來回稟說。外面却是左青龍左奎的家人。因爲俺家姑娘出去打獵。却巧碰着左奎。那左奎一見俺家姑娘。他就嬉皮涎臉的。一路只在俺家姑娘馬前馬後。跟着調笑。却被俺家姑娘惱了。（真是混帳不堪。那得不惱。）打了他一馬鞭子。那廝才抱着頭。伏在馬背上逃走。現在他却硬派家人來。說俺家姑娘搶奪了他們許多獐貓獾兔回來。却上門來硬討。因此和俺們的幾個家人爭吵起來。飛天豹武七達子一聽這話。頓時勃然大怒。就站起身來說。二位賢弟。氣死我也。俺想這左奎。他仗着他堂叔左玉春。

是裕親王府的皇糧莊頭。在夏店村無惡不作。俺看在他的堂叔面上。凡事都不計較。不想他却欺到俺頭上來了。俺焉肯和他善罷干休。說着就往外走。

評曰。黃三泰不遇李七侯。不但無由尋訪寶成。抑亦無由結識衆好漢。則又焉能與諸霸天齊名。以縱橫湖海。睥睨一世哉。卽後文許多光怪陸離事跡。亦無不託始於此。然則本篇文字。謂爲全書一大關鍵。蓋無不可。其下筆之俊邁。尤有斗換星移。目送手揮之妙。

第八回

心豪氣直要路懲凶 耳熱酒酣當筵角技

却說飛天豹武七達子一聽家人的說話。勃然大怒。站起身往外就走。李七侯也曉得這左青龍左奎是一個無惡不作的人物。所以並不攔阻他。黃三泰也不曉得究竟是什麼一回事。他二人只得跟着飛天豹武七達子一齊走出來。到院落門口。只見衆家人七張八嘴。正在那裏烏亂着。武七達子問起情由。才曉得左青龍差來的人。已被他們攆走。飛天豹武七達子這才說道。這可就便宜了他們。要不然都把來捆吊起來。賞給他們一頓皮鞭。看他們主人領情不領情哩。（這樣的重賞賜。却如何敢領。）李七侯也哈哈的笑道。大哥改一天。再賞賜他們這份厚禮吧。說得連黃三泰也都笑了起來。三人從新走進書房。洗盞更酌。李七侯就向武奎問道。小弟可算和兄長最算知己。怎麼從沒

有聽得說。兄長有什麼千金。方才家人們所說的這位姑娘。到底是兄長的什麼人。不妨請兄長說給俺們聽聽吧。飛天豹武七達子。聽得李七侯問他。不禁就嘆了一口氣說。不瞞賢弟說。這個並不是愚兄的自己女兒。却是俺的甥女。名叫秦月英。因他從小練武。打得一手好飛鏢。後來俺姐姐姐夫都過世。只剩下他孤身一人。俺就把他帶到家中來。親自教練他些武藝。叵奈他生性是好動怕靜。時常要帶着幾個丫頭婆子們。去到荒郊野嶺打獵些禽獸散心。俺看他終究是個女孩。時常出去。難免要有意外的危險。很不放心。並在拋頭露面在外面。也給別人家笑話。曾經禁過他幾次。那知他一不出門。就要生病。無論他身體怎樣的不適。只要到荒郊野外去一散悶。就會好的。並且拙荆因爲自己沒有生育過女孩。也格外的溺愛。現在却嬌縱慣了。那裏還能禁得住他呢。

（彩鳳冲霄、豈樊籠所可羈絆一笑）那左奎這小子。俺因看在他叔父左玉

春的情面上。不去和他計較。那知他竟不知死活。欺負到俺頭上來。哼哼。莫說這樣狗小子。就是三頭六臂的人物。碰到俺手。也要叫他骨斷筋崩哩。武七達子儘管叨叨不絕的說了一大片話。那黃三泰聽得出神。只管沈吟着。並不插口一聲。（傳神細膩。已爲後文伏筆。）李七侯笑道。原來大哥却有這樣的英雄甥女兒。俺們應該慶賀。但不知今年有多少年齡。也應該早些揀擇一位東床快婿。俺們也好叨領一杯喜酒吃哩。（又是閒閒着筆。文字極有穿插。）武七達子也笑道。照理他今年也十八歲。應該替他擇配。不過這丫頭的性情很古怪。多少人家來說親。無論怎樣有錢有勢。他都不情願嫁。俺夫婦也因爲他年紀尙輕。所以並不去強他。可就是一層這樣驕縱的脾氣。嫁出去倒也很難籌算呢。老弟你也代俺留心。倘然有性情溫厚的子弟們。只要人品端正。貧富倒也不計較。將他擇配了。也就了過這一重心願。說着。却不住的把一雙眼睛。

直注射到黃三泰面上來。（可見他也有心思）李七侯只不住的點頭笑道：「好好。這事老哥可不必耽心。都包管在小弟身上。尋覓一個稱心如意的女婿。給你就是啦。」（李七侯大是能人）大家又暢飲了幾杯。李七侯這才和黃三泰告辭回去。歇不幾天。白馬李七侯已差人往各處去撒綠林帖子。招集江湖的水陸英雄首領。限日到李新莊來聚會。到了限期的這一天。白馬李七侯已在自己家中的五開間大廳上。預備下好幾十席酒筵。等候各路英雄來聚會。起先來到的。是河間府張家寨的金面獸陳應太。錦毛府張秉成。左喪門孫開泰。烏雲豹李世雄。接着又到了東路的幾個大响馬。是荒草嶺的寨主。名叫並力。蟒韓壽。玉美人韓山。雪中駝關保。賽晁蓋王雄。李七侯方才讓進。忽然又到了落馬川的金眼龍王劉珍。河南大龍山的蓬頭鬼黃順。鐵臂熊褚彪。黃河套高家莊的魚眼高恆。內河縣的賽李廣花刀無羽箭劉世昌。又來了金眼魔王。

劉治。花面太歲李通。玉眼狼馮豹。小太歲杜清。小軍師馮太。雙刀將李龍。藍面鬼劉玉。赤髮瘟神葛雄。這幾位是山東飛虎寨的英雄。衆人序次坐定。不多一會工夫。又來了銅官山的幾位寨主。乃是撲刀李俊。泥金剛賈信。快斧子黑雄。滿天飛江順。就地滾江立。悶棍手方和。大刀周勝。搖頭獅子張丙。一盞燈胡冲。快腿馬龍。飛燕子馬虎。北路宣化府的英雄。小霸王郭龍。賽燕青郭虎。衆人落坐。忽有人來通報。又來了南路的幾位英雄。就是滲金塔蕭景芳。五方太歲常萬雄。神偷王伯燕。亮爪鶯李治。混江龍蔣祿。李七侯方才迎接進去。接着又來了振山豹張飛揚。通臂猿劉青。又有三位河南水路的英雄。第一位是猴兒李佩。後跟的四位。是于江。于海。李洞。于亮。還有河南上蔡縣的寨主。鐵旛桿蔡慶。那紅旗李煜。（此又是一李煜）鐵掌方飛。小銀槍劉五。和李七侯也最知己。聽得李七侯撒綠林帖。曉得他一定有要事。所以他們三人都限期趕到。李七

侯大喜。方要叙坐。忽又人來報。大姑山梧桐村的鳳凰張七。帶着他徒弟賽時。千朱光祖。八臂哪叱。萬君兆到來。李七侯又去接了進來。大家見禮已畢。分次序坐定。共有五六十位好漢。大家有談有說的。十分鬧熱。衆人都說。咱們水陸兩路的頭領。今天也可算得濟濟一堂。其餘有幾位。或是路途遙遠。來不及發帖相邀。或者因有要事不能前來。或者就是本人不在家中。大約已經十分五六到齊全了吧。李七侯仔細的看了一看。見內中獨有賀兆熊。武萬年。濮大勇。未曾到來。心中好生不悅。就說。俺李某今天有小事相約。難得諸位弟兄。不遠千里投奔赴約。小弟心中實覺感激得很。不過還有賀兆熊。濮大勇。武萬年。三位仁兄。未能踐約。今日的這個會。未免就覺得有些掃興吧。紅旗李煜和鳳凰張茂隆。都說。他們三位。是從不會爽約的。或者因有別事。也未可知。正說着。人報武萬年和濮大勇到來。（寫二人另是一種筆法）李七侯大喜。趕忙出來。

迎接這裏廳上的衆人也都立起身來伺候着。不多一會工夫就見李七侯挽着濮大勇武萬年的手。有談有笑的走上廳來。衆人看那武萬年年約二十來歲。紫青面膛。粗眉大眼。頭戴馬連坡草帽。身穿藍綢子長衫。足登青緞子快靴。二目有神。精神百倍。那濮大勇年紀也在廿五六歲。生得雄眉惡眼。紫黑面皮。青綢綢長衫。青緞子快鞋。到了廳上。大家重行見禮落坐。李七侯吩咐大開筵宴。和衆英雄接風洗塵。大眾正待飲酒。忽然北霸天賀兆熊也走了進來。本來賀兆雄和李七侯的交情比較別人格外來得密切。所以也不用家人通報。就大踏步的跨了進來。（賀兆熊身分又和別人不同。寫法參差錯落有致。）衆人一見都拍手道。賀大哥也趕着到來了嗎。俺們今天的這會。可也算是最近難得哩。李七侯就走過去。牽着賀兆熊的手。笑着說道。照理大哥的路程最近。應該早來。什麼到這早晚才到呢。賀兆熊和大衆見過了禮。這才笑道。俺自接

了賢弟撒的綠林帖子。早幾天前就動身。本想到來和賢弟們多聚首幾天。那知走到通州南門。張家灣的地方。遇着一件很不平的事體。被俺多事。給他管了。所以耽遲了這幾天工夫。幸虧今天趕到。要不然。豈不是要被大家說我有意爽約嗎。李七侯笑道。總是大哥愛管不平。所以一出門就會遇着不平的事。不知又是什麼事體。却要累你去拔刀相助哩。（在七侯心中。原不料有什麼特別的事。所以問得極其淡漠。）賀兆熊嘆了一口氣道。賢弟休提起吧。說起這樁事來。不免俺又要得罪人啦。俺那天走到張家灣。正遇涇江濤的娘娘廟中賽會。是俺無意中逛了進去。那知就看見一羣人。捆縛着兩個過路的人。打着出廟。俺過去一打探。才曉得是左青龍左奎的管家。探花郎小蝴蝶張宏。領着手下的一班打手來逛廟。看見了個俊俏的婦人。那張宏這狗頭。就倚勢欺凌。任意調笑。被那兩個過路的客人出來。一多事。張宏就惱羞成怒。把他們捆

縛起來。預備帶到夏店村去弔打。俺去一勸。叵奈這廝眼底無人。破口辱罵。是俺一時惱了。將這廝痛打了一頓。他們才抱頭鼠竄的逃走。俺將那兩個客人放開。走了一程。那知左奎。又帶領人追趕下來。俺想一不做。二不休。又打了一個落花流水。後來問起。才曉得這兩個客人。却是新任的縣太爺彭朋。主僕二人。由京趕到三河縣接事的。（驀然插入文字。便覺天衣無縫。）俺看他們這樣長途跋涉。行李蕭然。想來一定是一個清正的好官。恐怕他們路上再踏什麼危險。就暗地裏跟隨着。直把他們送到了三河縣。俺担攔了一兩天。這才起到這裏來的。（畢竟他做事不凡。不愧爲四霸天中矯矯人物。）李七侯聽得。不禁拍手笑道。倒底大哥做的快人快事。別的俺不痛快。你懲治了左奎這廝。那才可以叫他看點顏色。不敢再這樣胡作胡爲。毫無忌憚哩。說着。大家讓坐吃酒。那飛天豹武七達子。也和黃三泰由武家。躡趕了過來。原來武七達子。自

從和黃三泰相識。他倆就格外投機。常時武七達子就把他請了過去。吃酒談心。後來武七達子來和李七侯說明。把黃三泰搬住到他家中去。李七侯曉得武七達子是有心思的人。所以也就讓黃三泰遷往武家曠去。（百忙中偏有此閒情。補筆細致。）今天曉得李七侯宴請各路的好漢。所以他和黃三泰在這時候趕來。大家讓了坐。李七侯就把黃三泰的姓名略歷對大眾一介紹。眾人曉得他是北峽山的嫡派正傳。一定能爲本領出衆。又看見他生得氣宇軒昂。神采奕奕。就格外的敬重他。到了十二分酒過三巡。李七侯正要把黃三泰報仇。要打聽竇成的話。向大眾說明。忽然人報。賽毛遂楊香武來到。李七侯武七達子以及鳳凰張茂隆、鐵旛桿蔡慶、紅旗李煜都一齊立起身來說。楊大哥自從在關外會過。已有好多年不見。難得他也有豪興來赴約。這真是意外的榮幸咧。說着五個人一齊迎接了出去。（又夾寫衆人以楊香武後來作一結

束。那楊香武身長七尺開外。白淨面膛。瘦顴窄腮。細眉星目。他爲人不但能爲出衆。並且足智多謀。衆人看着他。已和李七侯等一班人。走了進來。一見衆人就哈哈的大笑道。今天這會。可算得是個羣英大會。大概天下水陸路的首領英雄。已有大半數到來。俺記得那年張七哥。因要替北峽山收羅英雄。曾開過一次大會。現在這要算第二次哩。（早替第三次大會伏筆）說着也入了座。李七侯也斟了一回酒。這才把替黃三泰探訪飛天鷗子竇成的話。告訴衆人。武七達子也握黃三泰的手。走到楊香武面前說道。俺給你引見引見。這位就是楊大哥。黃三泰就必端必敬的。對楊香武行了一個禮。楊香武早就眉花眼笑的說道。黃賢弟。名不虛傳。果然是俺們北峽山的矯矯人物。既然你有這樣的志氣。立志要報大仇。俺想這飛天鷗子竇成。衆家英雄一定有兩位認識他的。還愁尋找他不着嗎。黃三泰尙未答言。那李七侯。又舉杯向大衆說道。這

飛天鷄子竇成。究竟是那路的人物。衆位英雄。倘然有認識他的。不妨請指示一點門路。好成全黃賢弟一片報仇的心。衆人聽着。都面面相覷。委實他們都不明白。這竇成是怎樣的一個人物。倘然不是在江湖上闖蕩的人。叫他們又怎會認得呢。衆人有的沉吟着。有的低着頭。一言不發。內中只有東霸天武萬年說道。黃大哥要尋這飛天鷄子竇成。這人小弟却倒見過一面的。他家住。在山東萊州府。那年他在萊州。擺過一次擂台。曾被人打敗。後來聽說他去拜金鷄峯的飛雲和尚爲師。練了一身出色驚人的好本領。可是他現在却不在萊州。要去尋找他。倒也很不容易哩。(望梅止渴。說出仍然無濟。)黃三泰聽得。就走到武萬年面前。撲通跪倒在地下。說道。既然兄長認得竇成。務乞幫同小弟去尋找。那就感恩不盡。武萬年慌忙用手攙扶住他。說道。黃大哥。何必這樣行起大禮來。那竇成俺就去替你打聽。但這事絕不是眼前就可以訪尋得。

着的。請你耐心等候着吧。李七侯、武奎、張七也都說道：武大哥是心口最直的人。從不會有半句虛偽說話。他現在既然肯答應替黃賢弟尋訪，一定總可以得着消息。黃賢弟又何必心急呢。武萬年被他們這一說，也就用手拍着胸脯子說道：就是這樣吧。這事全在俺武某身上。倘然俺探聽着了竇成的消息，一定不分晝夜趕來替黃大哥送信的。楊香武笑道：武大哥的這話固然不差。不過俺想單靠武大哥一人，那裏就有這恰巧的機會。就包定能夠探訪得着呢。據俺看來，武大哥僅管去探訪，俺們今天在座的一班兄弟們，應該也各自去留心探訪。那末才比較容易得着點頭緒呢。（又是他有見識，却和衆人不同。）衆人都拍手贊成道：到底是楊大哥的話說得對。俺們大家都留心着去探聽吧。黃三泰先謝了武萬年，又謝了楊香武，又和李七侯一齊拱手謝過了衆好漢。跋涉赴約的一番盛意，大家洗盥更酌，不一會工夫，已經吃得酒意醺醺。

杯盤狼藉。却有了幾分醉態。那賀兆熊就對李七侯說道。老弟。俺想黃賢弟。今天和衆弟兄們。都是初次見面。大家也沒有曉得黃賢弟的能爲。他們雖然是口中贊譽。恐怕心中未必敬服他哩。不如趁今天這個大會的機會。叫黃賢弟顯一點能爲。使他們敬服。將來在江湖的道兒上。豈不是才能夠立脚麼。（賀兆熊要捧黃三泰出場。可知亦早性情沉澁。）李七侯點了點頭。就高聲對大衆說道。今天是因爲黃賢弟的事。深荷衆位不棄光臨。將來黃賢弟尙要拜煩衆位照應哩。小弟現在命黃賢弟。每人再奉一杯。務必都要盡歡。並要請衆位各獻一點絕技。好叫黃賢弟瞧瞧。咱們江湖上的人物英雄。俺想衆位都不見得不允許吧。（本要使黃三泰顯身手。却偏從反面着筆。李七侯可謂會做文章一笑。）衆人只得各自乾了一杯。有幾個自己以爲本領尋常的。却不敢驕然獻醜。就是有幾個本領高強的人。也不曉得黃三泰的本領。究竟怎樣。所以

也就默默的不肯答應。獨有幾個自命不凡的人。一聽李七侯的說話。却認做這是個最好的機會。正好在人前賣弄賣弄他的本領。就異口同聲的說道。李大哥的話說得不差。咱們就來獻點醜。請黃大哥指教。並且也好見識見識黃大哥的本領。讓咱們開開眼界哩。說着。早見席上走下一人。粗眉大眼。怪肉橫生。這人叫並力蟒韓壽。他走出廳前。甩去外面的大衣。又把襯衣也褪了下來。露出一身的肉疙瘩。抱拳拱手的說了聲獻醜。就打起一套霸王拳來。（以霸王引起四霸。文筆處處都有呼應）但見他拔山掀地。倒樹尋根。果然十分神勇。打好了拳。仍就面不改色。氣不喘息的掖了衣衫。走上廳來。衆人都不由的喝了一聲彩。（其光輝可知）韓壽得意洋洋的。回到席上坐定。那玉美人韓山也跳下坐來。抱定雙刀。一到庭前。就把刀法展開。但見蝶翅翩翩。梨花片片。左旋右轉。上格下迎。真是一手好刀法。舞到緊處。但聽得像千百蜻蜓振翅的。

聲音。竟分不出誰是刀。誰是人來。衆人正看到好處。就聽得平空地吼了一聲。滾進兩道白光來。

評曰。李七侯撒發綠林帖。雖爲三泰報仇。其實作者主腦。蓋欲使南霸天技壓羣雄。執江湖牛耳。故其探訪竇成。只藉武萬年。楊香武片語。卽作爲結束焉。且比武顯藝一段文字。金針暗度。明明爲下章脈絡。倘讀者不從此處着眼。詎非埋沒作者慧心乎。

第九回

帖撒綠林金蘭成契友 鏢飛深院霜月探英雄

却

說玉美人韓山。正把雙刀使得吃緊的當兒。忽然滾進兩道白光。原來是雙刀將李龍。看得技癢。也不禁跳出廳前。吼了一聲。兩把刀就像驟雨狂風似的滾作兩團。頓時四把鋼刀一接觸。就發出一種叮噹啾啾的聲音來。寫得耳震目眩。有聲有色。他兩人都要爭強競勝。各施展出平生的本領。正如一雙癩虎。兩隻兇獅。四把刀忽然墮的一聲擊在一起。因他二人用力過猛。所以頓時生了八隻翅膀。脫手飛去。墮落在地。看得衆人都喧起一片掌聲來。二人工力悉敵。亦見本領不凡。二人都拾起刀來。奔上廳去。就聽有人高聲喊道。讓俺二人也現一現醜。請諸位莫要取笑吧。衆人看時。却是小霸王郭龍。小銀槍劉五。郭龍執定鑲鐵槍。劉五綽起爛銀槍。他二人一個形容醜黑。一個

白潔風流。却好配成了一對。（妙語解頤，只怕白潔的倒要失却便宜哩。）一到庭前，就兩邊站定。先使了一個門戶。頃刻雙槍並舉。那槍尖都抖起碗大的銀花來。一個疾似毒蛇吐信。一個快如電掣風馳。遮攔格架。縱跳騰挪。鬪了好一會工夫。兀自分不出一個勝敗來。那小霸王郭龍。奮起神威。叱咤了一聲。挺起鑲鐵槍。向劉五胸窩就擗。（擗着就是一個窟窿。這頑意兒未免太不留情。一笑。）小銀槍劉五也抖擻精神。搖動爛銀槍。分心就點。（這也可算是大尋其開心。）他們兩枝槍。槍尖和槍尖。正好到交頸接吻的當兒。驟然呖的一聲。槍尖上迸起一震火光。兩枝槍桿都一震蕩。直震得手臂痠麻。二人頓時大吃一驚。都拔回槍。向圈子外就跳了出去。（鴛鴦交頸。頓變做蝴蝶分飛。料想二人心中。都有點不願意哩。）衆人仔細看時。才曉得是花刀無羽箭劉世昌。見他二人殺了認起真來。恐怕鬧出事來。就要大家不肯罷休。故所以就打從兜

囊中掏出一塊石子。用手托定。把手一持。恰巧他二人槍尖和槍尖相交。因此就打個正着。（如此解圍。亦可謂之神乎其技）二人往圈外一跳。衆人都烘雷似的喝起彩聲。那壳爪鶯李治和賽燕青郭虎也跳到院中說道。俺二人也來比一套拳頭。給衆位批評批評吧。衆人都說好。俺們看看二位的家數。他二人都拱了拱手。就頓時交起手來。那壳爪鶯李治。渾身的工夫。都練在他那利如鋼勾的五個手指上。不拘什麼人。只消被他抓着一抓。輕則就要肉綻血流。重則就要筋摧骨斷。那賽燕青却是練的一種輕身的工夫。所以他二人一交手。李治一進步。就要想去抓他。那知郭虎再也乖巧不過。那兩眼的視線。却毫不分神。直注定他的一雙手。把身體不住的縱跳飛掠。簡直比飛燕還要輕過三分。只在他的前後左右。亂躡亂跳。李治不但抓不到他。並且却累得渾身臭汗。氣喘吁吁。他可真急了。稍爲分了一分神。却被燕青一躡身。一個葉底偷桃。

的式子。一拳向他襠中送了過來。李治吃了一驚。趕不迭把身體往後一退讓。就聽嘩啾一聲。早把他一片褲襠扯破下來。（趣極妙極。此所謂大出其風頭。）李治心中一急。隨即一伸手。想在郭虎腦後抓一把。却被郭虎把頭往下一傾。只他把一頂帽巾抓去。郭虎就地一滾。已滾去三五尺遠。連毫髮也沒有傷損他一根。（畢竟乖子便宜。呆子上當。）直把衆人看着。笑得打跌。李治早羞得滿面飛紅。拎着褲子走上廳去。搶着長袍子就穿着起來。衆人又都拍着手。鬨笑了一陣。楊香武就向大衆攔阻着說道。衆位弟兄們。可不必再這樣比賽吧。因爲今天有六七十位英雄。倘然都要挨次的顯一顯能爲。只怕由早晨到晚。也比賽不及哩。據俺的意思。俺們江湖上。現在年齡最長。武藝最出衆的。當年就要算得着鳳凰張七大哥。不若請張大哥。練一套拳脚。也可以給大家開開眼界。俺這意思。衆位都贊成嗎。衆人都說。楊大哥的說話不差。就請七哥賜

教吧。那鳳凰張茂隆。本是一位前輩英雄。他本不肯和他們一樣的賣弄稱能。並且他也把他們的武藝。看不上眼。焉肯出來顯露身手呢。（寫張七又是一種身分。）怎奈楊香武和衆人這樣一說。他却推辭不得。只得呵呵的笑道。既承衆位不棄。老拙也只得獻醜了。說罷。就脫去外衣。解下了單刀。交給他的徒弟朱光祖。萬君兆。他自己走出了廳前。把腰間的鬻帶緊了一緊。先抱定了雙拳。却從左右分開。進退疾徐。果然步法穩重。手眼靈敏。黃三泰留心細看。曉得張七的工夫。是從八段錦內功脫胎出來。和普通泛泛的拳法不同。不由的暗暗喝了一聲彩。（到底逃不過內家眼力。）那張七把一套拳一起演完。面不改色的緩步走上廳來。衆人都說。到底張大哥的工夫不錯。俺們真要傾佩哩。（衆人只曉得奉承。未必能真識貨。）武七達子一邊喝着酒。一邊就笑說道。咱們江湖上的好漢。頂頂亨盛名的。除去了張七哥。那就要算北霸天。西霸天。

東霸天幾位賢弟。張七哥既然顯過身手。賀賢弟。武賢弟。濮賢弟。也應該賜教一二。豈不是大家可以多開一點眼界嗎。李七侯也笑道。好。賀賢弟。你先練吧。你那一對銀鎚。江湖上誰都知道是獨一無兩。但是那裏曉得你軟索鎚的絕技。還要勝過他好幾倍哩。等你練過了。俺們再看武賢弟。濮賢弟。二人的飛刀袖箭吧。賀兆熊心想。黃三泰的能為。俺們在銅官山已經曉得他不弱。但是俺和他始終並沒有交過手。若不顯一點本領。給他看。豈不要被他們暗地輕視麼。（是極。銅官山已經有幾位丟過臉。那能夠不再爭點場面呢。）他想罷。並不推却。就卸下外衣。跳向庭院。在腰間將軟索鎚取出。衆人看那個鎚。也是純銀鑄成。鎚練用純鋼打就。約莫有二丈多長。節節都是活絡。不用的時候。可以把它這練索繫在腰間。賀兆熊把鎚托在手中。用拇指勾住練索的末端。把手一舉。喝聲着。就見流星似的一道光華。直向庭角的一塊大石頭上擊去。那石頭上

本來有一個圓洞。這鎚却不偏不倚。正擊在石洞當中。直擊得石屑飛揚。火光迸起。一連就是三鎚。一計都沒有落空。可憐這塊大石。却無辜的被他分做兩個半塊。那裂痕却如刀截一般。向那圓洞當中。直剖開來。那賀兆熊奮起神功。兩手托住鎚索。頓時把柄鎚飛舞如風。那鎚索居然能筆直像槍桿一般的。縱橫掃擊。上下遮攔。看官要曉得這樣的工夫。非把氣運貫到練索上。絕對不能夠指揮自如。練到絕頂的時候。簡直拈起一根極細的麻繩。都能夠當棍棒使用。（賀兆熊大可謂之神功。矯矯卓爾不羣。焉得不令人失驚佩服。）衆人看他把那柄鎚。却像耍棍棒似的。萬點寒星。將整個身體都籠罩住。不由的都失聲的叫起好來。但見寒光一歛。賀兆熊把那鎚已接在手中。大踏步跨上廳去。接着武萬年。濮大勇也跳向院中。原來濮大勇練成一種飛刀的絕技。能在十步外取人首領。武萬年也練成一種袖箭。能夠百發百中。他二人心中想着。賀

兆熊已然賣弄過他的本領。倘然俺們不表現一點工夫。不要被黃三秦竊笑俺們。沒有實在的本領嗎。他們想到這裏。就不由的跳到院中。二人分東西兩面對立着。濮大勇打從囊中取出九口刀來。那刀長不過三寸。闊僅一寸。濮大勇把刀托在手中。但見刀向空中亂拋亂擲。頓時白光閃爍。上下翻飛。隨拋隨接。疾若穿梭。濮大勇再把身子向下一蹲。那一片刀光。頃刻就成了一座白牆。把他的身體完全堵罩在裏面。莫說兵刃砍不着他。就連水也都潑不進去一點。衆人都看得出了神。（濮大勇本領也不塌台）忽然那武萬年把手一揚。就是一枝袖箭。直向刀光中穿射過去。說也奇怪。那刀光雖然水都潑不進。這枝袖箭。却偏偏能打從刀光中穿過。却釘在濮大勇身背後的一棵大杏樹上。一連把手揚了三揚。就是三枝箭。打從刀光中穿過去。一枝也不會被刀削落。都一排的釘在那老杏的樹幹上。接着白光一斂。濮大勇把九柄刀。都接在手

中。連說罷了罷了。倒底是武大哥神箭。名不虛傳。俺真佩服得極。（袖箭飛刀。都寫得出色驚人。正不意下文更有奇筆。）武萬年也呵呵的笑道。這算什麼。這是老哥成全我的面子。故意讓我這箭。由刀光中穿射過去的。要不然。那能夠有這樣準的哩。他二人這樣一謙讓。李七侯、武七達子、楊香武、張茂隆、蔡慶、李煜。都一齊說道。二位休得過謙吧。俺們看袖箭飛刀的工夫。都相匹敵。任是誰也評不出誰的優劣來。就是賀大哥的絕技。也是蓋世無兩。和二位實堪鼎足。你們這三霸天的英名。真是一些也不虛假啊。現在我們要看黃賢弟的本領。想他是北峽山白老師嫡派正傳。一定更有驚人出色手段呢。黃三泰笑道。想俺年輕學淺。對於武技。不過略窺門徑。焉敢在這大庭廣眾中。當着天下的英雄丟臉麼。李七侯道。賢弟休得過謙。你前在銅官山。已經露過頭角。難道現在倒要做起虛偽來嗎。難得今天各路英雄。都聚會在一起兒。正好顯一顯

能爲呢。黃三泰見推辭不脫，只得卸去外衣，由腰間取出他的金背大刀來，說了聲慚愧，就抱定大刀，縱步出了庭院，展開刀法，就覺得金光閃閃，冷氣襲人。他這一套花刀，本是按先天八卦，分做八八六十四門，其中的奧妙，變化無窮。衆人但見他進退紆迴，宛轉曲折，都看得他平淡無奇，就連老英雄張茂隆，也識不出他這刀法的家數來。（文勢一轉，便覺萬壑千岩，奔赴腕下，與尋常武術敘境迥殊。）黃三泰把八八六十四路大花刀法，一氣使完，雖然也有幾個人奉承他一兩聲彩，但他却曉得衆人識不出他這刀法，便放下了金刀，命人去取過三根極細的紗線來，在每根紗線的一端，繫好了一個大青銅錢，都擺來一排式的，挂在那個杏樹枝上。他自己却向後，約略退了五十多步。因後面便是牆根，便止住脚步，一伸手在豹皮囊中，取出三枝金鏢，只見他身體往下一蹲，金光一瞥，一枝鏢已穿到那杏樹邊，早把左邊的一根繫錢紗線打斷。那

錢就墮下地去。(真是好工夫，雖穿楊貫虱，亦不足云奇。)衆人這才闕起一陣彩聲。黃三泰不慌不忙，左手又托定一枝金鏢，把身子扭得一扭，那枝鏢也穿到杏樹邊，把右邊的一根紗線也打斷。他就霍地一個轉身，面朝牆根，背對那棵杏樹，把手向後一插，第三枝鏢又直奔那杏樹，巧不其然的當中的一根孤另另的懸線，僅搖了幾搖，並未斷下。衆人細看，原來那枝鏢正插在那青銅錢的孔中。那錢孔把鏢緊緊的箍住，那枝鏢再也拔不下來。衆人這才曉得他的神技，頓時掌聲雷動起來。作者寫到這裏，看官們一定又要向俺盤駁：那黃三泰，他不是在北峽山傳授過飛鏢，就下山的嗎？爲何歇了沒有幾個月工夫，就把金鏢練到這樣純呢？哈哈，作者必須先補一補這個漏洞。原來他自從得了秘傳，已經懂得這用鏢的法子，只要自己稍一留心，沒有個不準確的。何況黃三泰這幾個月的工夫，背地裏私下操演，把眼手法，都練得極純熟，所以

他就當然分毫不費力的打得十分正確。這雖說是業精於勤。却也是有師法家承的標準的法則。才能夠用力少而成功多哩。當下衆人喝彩了一陣。黃二泰取了金鏢。拾起寶刀來。滿面春風似的。走上廳去。（其得意壯態。自非筆端所能形容。）李七侯就呵呵大笑。對着賀兆熊。濮大勇。武萬年三個人說道。三位賢弟。大概都看見吧。黃賢弟的本領。也可以說是和三位並駕齊驅。俺想三位已經在江湖上。各佔據了一霸天的鼎鼎大名。那末。我們也贈送黃賢弟一個南霸天的綽號。不曉得大衆心中願意麼。賀兆熊。濮大勇。武萬年。自然是很贊成的。就是衆英雄也莫不異口同聲的道好。內中只有養毛。遂楊。香武。坐着默默的不發一言。衆人却也並沒有注意他。李七侯就命人排起香案來。叫四霸天結爲異姓的弟兄。賀兆熊年齡最長。第二武萬年。第三黃二泰。第四濮大勇。衆人又賀了幾杯。直吃得酩酊大醉。衆英雄才各自散去。那武七達子回到

家中帶着幾分醉意。就把黃三泰比武。四霸天結義的話。告訴他的妻子孫氏。甥女秦月英聽。那知秦月英一聽武七達子的說話。心中就暗暗地着想。這黃三泰果然竟有這樣的本領嗎。俺偏不信。或者是俺舅舅替他吹牛。俺倒要會會他。領教他的飛鏢。究竟怎樣厲害。倘使被俺贏了他。那豈不是俺的名頭。還要在四霸天之上嗎。（豈但名頭在四霸天之上。恐怕還有人拜倒石榴裙下呢。一笑）他想罷。就悄悄的回到自己房中。喚過他的丫頭春梅來問道。你替俺去打聽打聽。老爺留在俺們家中的。那個黃相公。他下榻在什麼地方。你打聽得明白。就來告訴俺。却切不可對人說是俺叫你去打聽的。倘然要說出來。當心俺便要你的性命。那春梅却嬉嬉的笑道。俺不去。姑娘要問。可自己去打聽吧。沒的羞人答答的。問出去要被人家恥笑呢。（妙妙。姑娘自己却不怕羞。）秦月英別起一雙峨眉來。罵道。小鬼頭。你敢不去麼。你再要放刁。俺先撕破

你這張嘴。看你還能夠油嘴刻毒嗎。那春梅更自留難着說道。姑娘既要俺去。却又不準俺叫出姑娘的名字來。倘然那幾個管家。要問俺打聽黃相公有什麼事情。却叫俺怎樣回答呢。秦月英一跌足笑道。蠢貨。這點事體。都不會機變麼。(姑娘却會機變。倒底是姑娘慧心)假使有人問你。你問黃相公有什麼事情。你只說主母叫你去。和黃相公說話。那不是就含混過去了嗎。(用主母含混。不嫌太媽虎麼。一笑)春梅道。主母曉得了。挨打挨罵。俺可不去受罪啦。秦月英道。這個有俺承當。包管你不會挨打罵的。說着。又連連催促着他快去。那春梅這才晚着他兩眼。扯開一張嘴皮。嘻嘻的笑着走出房去。歇不多會工夫。那春梅就三脚兩步的走進房來。笑道。姑娘你要曉得嗎。黃相公就住在老爺花廳後面的一間廂屋內。俺已打聽過。他們說黃相公今夜並不回來。因為住在李新莊七莊主那邊咧。秦月英一聽這話。心中沒奈何。只得捺住一股勇

氣直等到第三天。黃三泰才回轉到武家。秦月英得着這個消息。等到二鼓已後。他就渾身扎束。穿了一身緊窄衣褲。插好了飛鏢。握着單刀。穿房越脊。直往後廳尋去。本來武七達子家的房屋很多。由內宅往客廳。也要經過好幾重院落。這夜却是淡雲籠月的天氣。秦月英對於飛簷走壁的本領。本來工夫極好。他所經過的地方。都是鴉雀無聲。在那晦暗的月色裏。簡直連黑影子也不看見。幌得一幌。不消片刻工夫。已經到了後廳。尋到那間廂屋上面。聽了聽。不見有什麼响聲。他就一個倒捲簾的式子。把身體打從屋簷面倒挂下來。看見裏面約略有些燈光。就用香唾。把窗紙舐開。只見床沿邊擺着一只交椅。椅上坐着一人。把手斜托着頭。似乎像打盹的樣子。秦月英看那人不過廿三五歲模樣。生得方面濃眉。丹唇直鼻。好一付英雄儀表。（看在秦月英眼中。自然格外動人。）他心中暗想。俺就這樣打他一鏢。送了他的性命。那不是極便當。

的事嗎。不過他心中究竟有些不忍。並且自己要個英雄。也不肯用暗箭傷人。頓時眉頭一縐。想出一個計較來。

評曰。當筵比武。百藝雜陳。恍如入山陰道上。有應接不暇之概。其間所描寫。各人有各人身分。各人有各人本領。妙在絕無一筆雷同。方寫黃三泰之結合四霸天。便接入秦月英之尋找黃三泰。風雲龍虎。鬢影衣香。讀之。都足令人拍案叫絕。

第十回

堂上謁清廉請君入甕 途中周急難行客解囊

却說秦月英心想拿鏢打他。自己又恐怕暗箭傷人。不算英雄。就說待俺先拿刀把窗格扇砍一刀。使他聽得响聲。惊醒過來。然後俺再用飛鏢打他。看他有本領逃得過嗎。隨即掄刀。照定窗格上就是一刀。就聽斫的一响。已把窗格砍斷了兩根。這種聲音。雖不見得十分响大。但是黃三泰是用過內功的人。無論怎樣輕微的聲音。他都能夠察聽。這時候。他雖然打盹着。被這聲音一响。早已惊醒。就見白光一閃。一枝鏢早向他咽喉飛來。他此刻也不及避讓。只得把頭頭一縮。把口一張。就把這枝鏢咬住。（非如此不足以表現英雄。秦月英只算坵台一笑。）秦月英見一鏢沒有打中。就一抖手。接連又是兩枝鏢。迎面飛來。黃三泰把頭。向左右偏得兩偏。兩枝鏢。都打從面頰邊擦過。直釘在床沿。

木上。(姑娘却又坍台。此刻何不索性跳下來比拚哩。)秦月英見三鏢沒有打中。才相信黃三泰果然有絕大的本領。就趕緊一掏身上。上了屋面。拔步就想逃跑。黃三泰却早提了金背刀。劈開窗櫺。一躍身。就到了庭心。縱身上屋。他在半明不暗的月光中。却能夠看得十分清切。只見一個女子。渾身扎束。手握單刀。在屋瓦上蹀跳如飛的逃走。就隨手在咒囊中。掏出一枝金鏢。對他腦後打去。秦月英本是提防着的。一聽得腦後的聲音。他就猜準一定是飛鏢。趕緊把頭一偏。就聽得噹的一聲。那鏢已落在前面的屋瓦上。直滾落下去。(也顯點本領。可以爭些場面)黃三泰見一鏢未曾打中。往下一追。又取出第二枝鏢來。照準他後心打去。在黃三泰總以爲這一鏢。無論怎樣。絕不會再落空。那知秦月英霍地旋轉身來。把手一伸。已把金鏢接住。(可見本領也不在黃三泰以下)黃三泰再往前追。一轉眼已到了武七達子的內院。秦月英早迅如飛

鳥的往下落去。黃三泰忽然心中一動。撥轉身就打從原來的屋面上折回。尋着地下的一枝金鏢。就回到自己的房中去。他心想。這女子好生奇怪。俺和他往日無冤。近日無仇。爲什麼好端端的要來行刺俺呢。並且他既然逃往內院。落下去。一定是武大哥的自家人。俺從前曾聽武大哥告訴過李七哥。說他有一個什麼甥女兒。住在他家中。打得一手的好飛鏢。說不定或者就是他吧。（幸虧他還記得。可見也不是無情。）但他又爲什麼要害我呢。他自己就這樣的展轉思維。一夜也不會合眼。究竟猜想不出。這是什麼一個道理。（這道理有什麼難猜。黃三哥可惜忒煞正經。）他一到天明。就走下床來。想着這地方。一定容身不得。就出了武家。直往李七侯家中來。李七侯一見他這樣要緊似的走來。仔細一問。才曉得是這們的一會事體。（妙語解頤。）那李七侯本是閱歷富足的人。不拘什麼事。他只消一猜索。就可猜透三分。他約略的一沉吟。

就哈哈的笑道。賢弟請放心。安住下去。愚兄可以保險。絕不會再出什麼亂子的。你失去的那枝金鏢。包在俺身上查還給你。就是咧。（李七侯怎樣明白。想亦是此中的過來人。一笑）黃三泰聽李七侯這樣說話。也不曉得到底是怎麼一回事。（不過是這們一回事。黃三哥仍不明瞭嗎）只得抵頭不語。李七侯就讓黃三泰住在自己家中。他備了一匹快馬。逕往武家曠來。武七達子按着到內廳落坐。李七侯就對他說道。大哥請到內院中去查一查。有什麼人檢着一枝金鏢。把來送給小弟吧。（媒人討定禮。大可謂之奇特。武七達子一聽。倒弄得一時莫名其妙起來。就說賢弟莫尋開心吧。咱們內院中。那來的人會檢着金鏢。賢弟又難道有什麼鏢失落了嗎。李七侯笑道。兄長你且不必細問。請你去內院中。連丫鬟婆子們。都仔細的查一查。包管你就會明白的。武七達子沒法。只得就跑到內室去。和他妻子孫氏說明。那孫氏也笑道。好啊。白馬

李七侯。他不見了什麼金鏢。却搜查到人室內室裏來。歇一天。俺也去替他算帳。咱們甥女兒也失過好幾次的鏢。也要去到他家中搜檢呢。說得武七達子也笑了起來。便道。娘子說得不差。大約李七侯曉得俺甥女兒會打鏢。所以他就要來硬栽贓。停一會。就說俺們查過沒有。把他一攆走就是啦。正說着。就見旁邊走過一個老婆子來。附着孫氏的耳朵。輕輕地搗了一個鬼。孫氏不禁點頭笑道。怪道呢。真個竊鏢的賊。在俺們家中麼。這可真奇怪極呢。他說着。就跑出房去。不一會工夫。拿着一枝金鏢進來。遞給武七達子道。你瞧。這枝鏢。却被俺家甥女兒檢着。這不是巧極了嗎。武七達子一眼看見。這枝金鏢。認得是黃三泰的飛鏢。不禁面孔一沉。（真是難爲了泰山一笑）便對孫氏說道。好好好。你我甥女兒竟做出這種丟臉的事來。俺拿這枝鏢去。給李七侯看。問他俺待黃三泰錯不錯。他却這樣敗壞俺甥女的名譽。說着。就氣忿忿的。站起身。

來往外走。（丈人生氣，女婿未免太冤枉哩。）孫氏却一把扯住他道：你且慢慢的生氣吧。你曉得這金鏢怎會到甥女的手中呢？武七達子搖搖頭道：這個俺却不知道。孫氏笑道：都是你惹出來的事，還要怪他們嗎？（却是護短的聲口。他們二字，包括得妙。）武七達子忿忿的說道：怎麼却是俺惹出的事呢？孫氏道：你不是那天吃酒回來，曾一味的誇贊着黃三泰本領的嗎？那知甥女兒聽見他心中却很不服氣，所以他等到深夜，就帶了飛鏢，和黃三泰去比併。他連放三鏢，却被黃三泰避開。黃三泰往外一追，他就逃了回來。那枝金鏢，是黃三泰放出來打他，被他用手接住的。現黃三泰既然託李七侯來要，難道俺甥女兒的鏢，就不應該討還的麼？（只算彼此交換飾物，又何必討還一笑。）武七達子聽罷，這才哈哈的大笑道：好哇，這孩子倒也有這點能為。總算不曾坍台也罷。你去問甥女兒一聲。這黃三泰的本領，大概他心中也很佩服俺的意。

思要把他許配給黃三泰。你問他到底願意不願意呢。孫氏應允。就去和秦月英一商量。秦月英只是低着頭。並不作聲。那面頰上。早泛出一朵一朵的紅雲來。孫氏見他這種神情。曉得他並不表示反對。就去告訴武七達子。飛天豹武七達子。早滿面春風。笑嘻嘻的走到廳前。把金鏢遞給李七侯。看道：賢弟。你瞧吧。這是黃賢弟的鏢。不知怎樣竟會落在俺甥女兒的手中。聽說俺甥女兒也有三枝鏢。落在黃賢弟那邊。俺想這件事。一定是天緣。黃賢弟也沒有室家。就請老弟做一個媒。把俺甥女兒許配給他。這枝金鏢。就算是聘禮吧。（這樣的聘禮。倒也不容易接受哩。）李七侯也笑道：既然這樣。這個媒人。包管在俺身上。替他們做成。你等候着回音吧。說罷。李七侯便辭了飛天豹武七達子。回轉李新莊。把這件事向黃三泰說明。黃三泰躊躇着道：這件事體。既然承武大哥的錯愛。又荷兄長玉成。小弟焉敢有拂台命。不過小弟現在父仇未報。却不能

就驀然允許婚姻。區區苦衷，還乞兄長向武大哥表明，免得武大哥見怪。倒要說俺不識抬舉呢。（雖是做作，却也情理所當然。）李七侯哈哈的笑道：賢弟這話，未免太迂執一些。男婚女嫁，這是千古的大倫，像賢弟這樣的英雄，難得遇着這樣有本領的奇女子，將來一定能夠幫助你創一番事業哩。現在武大哥他這番好意，賢弟要不答應，不但武大哥面子上過不去，就連愚兄也減少光輝。倘然說是父仇未復，不願意完姻，這也可以商量一個辦法，好在只要賢弟應允，就算定過了親，將來結婚的時期，再揀擇吧。（媒人却會說話，大可發噱。）黃三泰想了想，也覺得不好過拂他們的好意，就允許下來。李七侯去告訴武七達子。武七達子歡喜異常，就選擇了一個吉日，排了一桌筵宴，邀請媒人舉行過一個訂婚禮節。當日也有一番熱鬧，不必細表。那黃三泰又住了幾時，他心中朝夕，總以為未報大仇，鬱鬱不樂。這天就和武七達子李七侯商量。

意欲親自往山東萊州府去走一趟探訪竇成的消息。李七侯和武七達子當然也不能攔阻他。武七達子就說：你既然要去尋竇成報仇，自然是你的一片孝心。俺們何敢阻擋你呢。不過你孤身獨自的走這迢迢的遠路，設使遇着仇人，雖然說是你的本領高強，究竟孤掌難鳴，須得有一個人幫助同去。俺們才可放心哩。俺想，你這一去，說不定一年半載，三年五年，才可以到這裏來。俺甥女也不能就此耽擱。俺想就選擇一個吉日，替你們完了姻，然後可以叫他跟你往山東去走一趟。一者可以幫助你一臂之力，二者俺這甥女兒從小就隨他的父親，東闖西蕩，雖不是老馬識途，到底比較你要有閱歷，有經驗哩。這不是彼此就都有個照應嗎。（真是一舉兩得，三全其美。黃三泰安能再推托哩。）李七侯也以爲武七達子的說話不差，就叫黃三泰安守經，不如從權的應允下來。（經權二字，可謂之妙趣環生。）武七達子揀擇吉日，就挂燈結彩，替

他夫婦交拜過。雙雙送入洞房。不知他二人這一夜。是不是再顯身手。重決勝負。作者是局外人。當然不敢替他武斷。結婚後。過了三朝。他夫婦就結束起來。攜了一個細軟的包裹。拜別武七達子夫婦。又去辭過李七侯。直往山東萊州府去。這且按下慢表。却說李七侯自黃三泰走後。他仍就在外面闖蕩。專們偷劫些不義的銀錢。賸苦恤貧。鋤強扶弱。那天他忽然想起賀兆熊所說的。這位新任三河縣的知縣彭朋來。他心中想這彭朋的名字。倒很熟悉。似乎像在那裏聽見過的。但自己却也再記憶不起來。也究竟不曉得他是好官還是壞官。只聽得人傳說他是清風兩袖。十分廉直。李七侯就想去暗中探聽一回。倘然他果真是位清官。這三河縣地方上。却有不少的綠林強人。土豪惡霸。必定要去暗中保護。以免得他遭人的傷害。假使他是盜竊虛聲。有名無實。也好去察看他的舉動。好去懲戒他。（爲民父母者。獨怕這班祖宗光臨。但這位三河縣。

却又十分歡迎他們。想罷就插好單刀。披上一件藍緞繡花大氅。足登薄底皂靴。頭帶六瓣壯士帽。雄赳赳。氣昂昂的。直往三河縣的衙門裏來。一到衙前。就見擁擠着一大羣的人。在那裏議論紛紛。有的說。那左奎這廝。也有今日。他平常倚仗他叔父的勢頭。無惡不作。現在却被這位青天大老爺。把他拿住。你們看吧。告他狀子多哩。說不定他這場官司。却吃不了。有的說。你不要替他擔憂。他的手段廣闊。這位知縣雖然厲害。恐怕也不見得就能夠辦倒他吧。那班人正在議論着。忽然由街道邊。闖過幾個人來。爲首的那人。身高八尺。頭戴官帽。身穿官服。項短脖粗。面帶黃色。雄眉直豎。二目圓睜。四方面膛。鼻正口方。年約三旬開外。高瞻闊步的。就向縣衙走了進去。（寫得聲勢氣焰。絕非善類。）李七侯却認得他。名叫武文華。是本縣中的一個武舉人。家中廣有貲財勢力。並且本人。又是煉得一身的好本領。李七侯也就打從人叢中。闖了進去。來到

大堂上一看。只見那知縣正在審問左奎。李七侯看了那知縣一眼。不由的心中大喜。（又是出人意外的奇筆）原來李七侯却認得他。這知縣姓彭名朋。字友仁。他本係直隸省新安縣人氏。家境本十分清苦。他父親曾做過一任京官。等到彭朋到了十七歲的這年。就不幸父母一齊下世。他只得自己奮志下帷。苦苦讀書。希望圖個上進。這年正值大比。彭朋就向親友處借了幾十兩銀子。收拾了一個考籃。帶着書童彭興。去應順天府的鄉試。他主僕飢餐渴飲。走了好幾百里路程。這天走到高碑店。一個鎮上。他主僕就卸下包裹。走到一家店館中坐下。要了些饅頭餠。泡了一壺茶。二人吃着充飢。忽然見外面跑進一個人來。那人生得滿面寒酸。衣衫襤褸。愁眉苦目。短歎長吁。低着頭直往裏走。一邊走一邊自言自語的說道。想不到俺劉芳。却弄到這般田地。現在家破人離。還有什麼顏面。偷生苟活。在人世上呢。說着。不由眼眶中挂下幾點淚。

來。彭朋本是個心性豪爽的人。一見他這般神態。就曉得他一定陷於不得已的苦境。所以才這樣走頭無路的。當下他就站起身來。對他招了招手說道。朋友。你這樣青年。正好力圖奮發。爲什麼却這樣的懷抱悲觀。你究竟有什麼不得已的苦衷。何妨對俺們談談呢。世上那有了不開的事嗎。那人抬起頭來。對他望了一望。見他主僕二人。衣履尋常。就搖了搖頭說道。多蒙尊駕見愛。但是小弟的事。你二位也帮不了俺的忙。說來又有什麼用處呢。彭朋就一把扯住他的衣衫說道。你究竟什麼事體。不妨說出。或者俺們能有這力量。和你帮個小忙。也說不定哩。那人這才坐了下來。請教過他二人的姓名。自己才嘆了一口氣道。不瞞二位說。小弟名叫劉芳。就是這本鎮的人。自幼讀書。怎奈命運蹇促。累次考試均不能中式。只得在這鎮上。教幾蒙童。糊口度日。那裏曉得兩個月前。忽然生出一場病來。纏綿床褥。醫藥等費。吃盡當光。俺妻子却瞞了俺。典

身在本鎮的一個紳士顧元慶家中。得着五十兩白銀。替俺把病治好。他就領着我那三歲的兒子去了。俺幾次到顧家去。想和他見一見面。就被幾個家人把俺攆了出來。他們都說。你有銀子。拿來贖取便罷。不然俺家主人就要納他做妾。俺聽了這話。不禁勃然大怒。（真是豈有此理。不由他不怒）和他們一理論。反被他們毆打了一頓。（如此理論。只算螳臂當車。那得不受折辱呢）俺想要到縣裏去告他。回奈這廝有錢有勢。官府都要徧袒他的。並且偏也沒有地方去拿五十兩白銀。又怎能把我妻子贖出呢。俺自己想着。委實再沒有顏面生存在人世上。所以一時怨悒。却被二位聽得。二位替俺想想。還有生路嗎。彭朋一聽他的說話。就哈哈的笑道。這有什麼要緊呢。俺雖然也是個窮酸。但是現在身邊。尚有五十多兩銀子。俺就贈給你吧。（如此豪舉。在窮酸尤爲難得）劉芳慌忙說道。這又如何使得。俺看尊駕也不是經濟寬裕的人。並且

又是身居異地。倘然把這銀子給俺。自己沒有盤費。豈不要受窘迫。斷不能因爲小弟。就要連累尊兄。這個斷斷使不得的。彭朋笑道。俺雖然貧寒。但是區區盤費。尙能夠設法敷衍。你不要推辭自誤吧。說罷。就去解開包裹。把一包零碎銀子。拚湊着。遞給劉芳道。這裏大約只有五十多兩散碎的銀子。你可以拿到顧家去。取贖你的妻子。倘然他要不肯給你取贖。你就到縣裏去告他。難道沒有王法了嗎。劉芳這才接了過去。打躬作揖的。感謝而去。恰巧這時候。白馬李七侯。也在這個店中。所以他們的說話舉動。李七侯都已看得清清楚楚。聽得明明白白。他見那劉芳走後。那書僮彭興。就對他主人說道。現在相公已把銀兩完全贈給了人家。俺們主僕。這一路進省的盤費。却又怎麼設法呢。（相公慷慨。却累書僮擔憂。這倒大可說是工於謀人。拙於謀己哩。）彭朋笑道。有什麼辦法。俺們包裹內。不是還有幾件用不着衣衫麼。且到了前邊的大鎮市上。

去典質幾千錢。省儉一點。也就敷衍了過去。說着他二人就站起身來。彭興背着包裹。出了店門。向大路上走去。

評曰。世人每謂富人吝嗇。不若貧士慷慨。此殆非知言。愚以爲吝嗇二字。爲普通人所固有之恆性。而富人間尙有揮金如糞土者。若夫貧士衣食住三字。息息與金錢生命相依。雖當樂善捐輸。亦惟顰眉蹙額。其誰肯忍飢寒凍餒。急人之難也哉。不意彭朋以酸寒士子。作菩薩心腸。捨己忘身。完人骨肉。雖擬之爲黃衫俠士。當亦無愧。豈尋常白面書生。所能望其項背乎。

